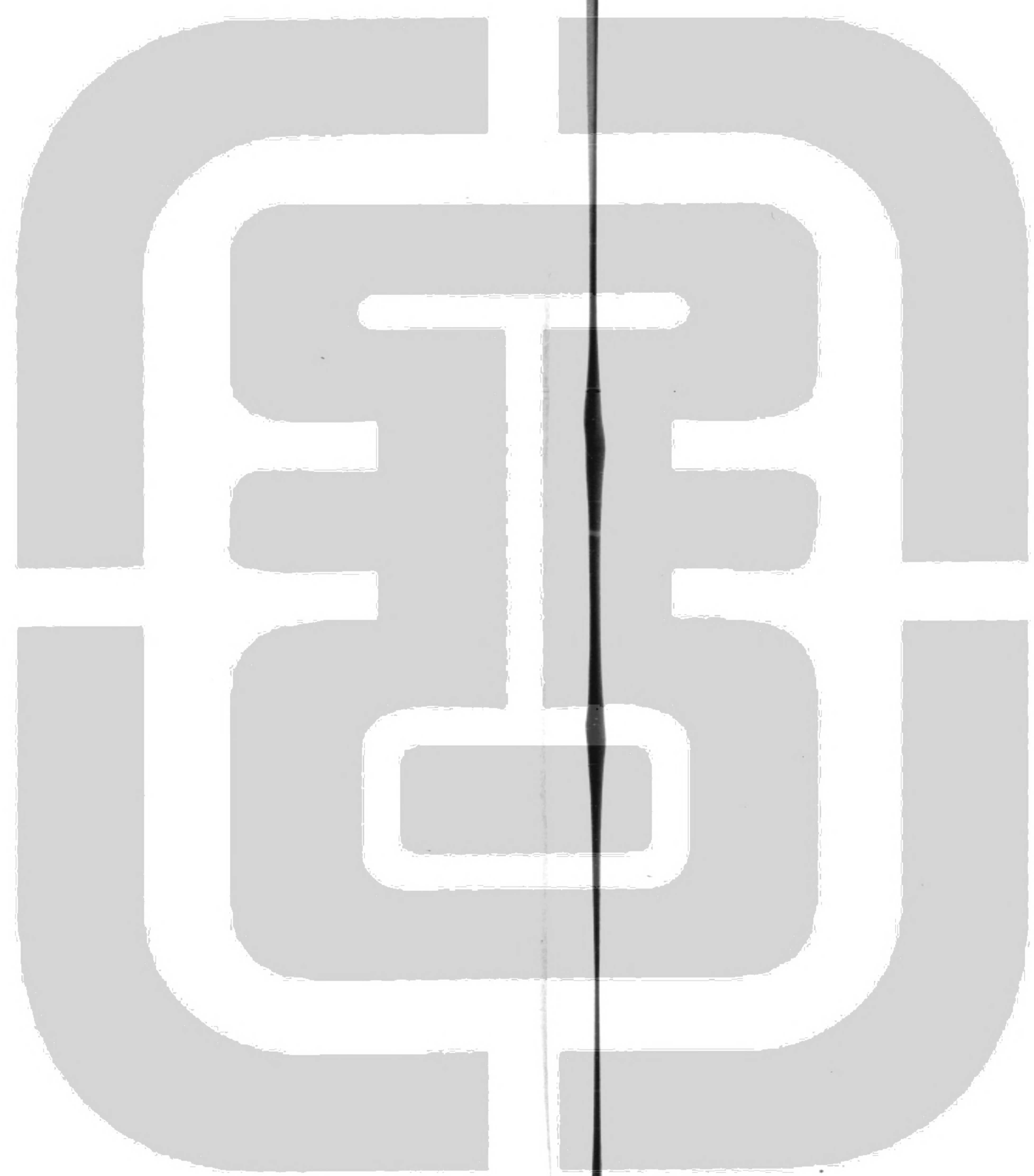


聖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三

墓誌銘

劉閣學墓誌銘

孝宗皇帝踐天位二十有八載寤寐食息不忘
求賢當是時魁壘竒傑之士布在朝廷旣足以
棟明堂梁清廟而深培厚養彬彬相續又足以
爲數世百年之儲故雖光廟饗食國日淺委政廟
堂而羣賢挾維迄以無事今皇帝初嗣服耆俊
畢集有慶曆元祐之風歷數其人無一非乾溥
間舊物者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

謀以燕翼子蘇文忠軾亦云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畦而種之有得皆賢蓋周之武王與我仁宗孝宗皆以儲蓄人材為保固基業之本是以國家賴其利天下誦其功若故華文閣學士通奉大夫致仕陽安侯劉公其孝宗所擢以遺後人者歟公以乾道五年對策廷中天子親擢為第四其後以簽書樞密院事趙公推薦召真班列明年再對便殿議論偉然有契聖心謂輔臣曰光祖人材端重全類楊輔蓋自是以人主為知已今皇帝毓德潛藩方議擇傳孝宗首命輔而

君公繼之屬任之意蓋有在矣既而諫官闕將用公為右正言不幸適以憂去終淳熙世雖弗果再用然留遺兩朝出入中外清芬嫖節耆德碩聞嶷然為當世名臣雖鄙夫瞽童亦知有所謂劉左史也嗚呼此豈一日之積哉公名光祖字德脩其先潤州句容人鄴為唐宰相一子從僖宗狩蜀為雙流令生三子仲子誨為平泉令今劉氏居簡者皆祖平泉侍御史贈正議大夫諱孝孫者公之高王父也朝奉郎通判漢州諱漢者大王父也諱松材者王父也父諱寔宣義

郎贈銀青光祿大夫母賈氏贈和政郡夫人公
幼出為外大父左中奉大夫賈公暉之孫後官
于朝乃乞歸姓以賈公致仕恩補登仕郎主內
江簿居和政喪哀毀盡禮鄉黨儀之服除調什
邠尉遂登進士第時孝宗銳意於治發策數十
條公對大畧以為陛下睿察太精宸斷太嚴求
治太速喜功太甚又言陛下躬擐甲胄間御毬
馬一旦有警豈將親董六師以督戰乎夫人主
自將危道也臣恐介冑越馬之事適以貽笑黠
虜而不足示武於敵人授劍南東川節度推官

辟潼川提刑司檢法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
請一以太相用人為法且曰人臣獻言不可不
察其一不量可否勸陛下輕出驟進則是即日
設國其一不思振立苟且偷安則是久遠設國
孝宗然之除大學正輪對舉司馬公光奏疏八
事以獻未幾召試除正字兼吳益王府教授遷
校書郎面對取太祖太宗治要彙為十節名曰
兩朝聖範上之公在王邸嘗據前代宗室賢否
繳惡隨事開陳以為鑒戒至是孝宗益知其賢
命兼皇太子宮小學教授上時為明州觀察使

英國公年十有四矣公白東宮此又一重國本也時光宗在宮中無它嗜好暇則親為國公講說上亦孜孜嚮學雖日具不倦公請論孟史記之外益以本朝典故庶知祖宗家法迨上加元服既為頌以獻又乞當講之日從容數刻乃罷公謂經史可以知義理監興亡凡涉名數者亦不可畧請以國朝儀制官名之屬彙次成書講畢開說又謂國公年寢長正謹習之時願因宮僚勸講俾侍坐隅必有裨益光宗皆然之蓋是時孝宗臨御久明於羣臣邪正所用以傳聖子

神孫者皆天下第一流而公在英邸三年所以講明誘掖者甚至其後諸賢相踵輔道聖德日益顯融然其閭端正用力蚤則公之功為多以誦書終篇進秩時銀青年七十公以勉恩請從之遷秘書郎諫議大夫張公大經乞增置諫員且薦公代已命下而銀青歿服除知果州趙忠定公帥蜀請公參謀議以自助時同懷皆一時選相與上下議論知無不言羈制諸蠻弭耳安伏其他建明甚衆成都之政遂為天下最俄以忠定薦召至則光宗踐祚矣進對謂陛下承堯

舜之統當以堯舜之道為師任大禹之責當以
益臯陶之言為法又言陛下新服厥命必先明
君人之大體達天下之大勢深國家之大慮又
謂自古禍亂之萌有四疆臣擅兵外戚預政中
常侍用事朋黨交爭是也宗社之本有一謹選
左右嚴立師傅是也願陛下留神於其大者勿
以小事常度因循歲月又論蜀鹽酒增科之害
大臣是其議遂詔四川合發湖廣錢物百三十
六萬存留二年對減民賦除軍器少監面對言
四川鹽酒之額近蒙蠲減此皆壽皇聖帝躬行

節儉不妄賜予內藏封椿皆有餘積故陛下初
政得捐賦以予民竊聞壽皇退御重華貶損方
甚壽成皇后亦極省約願陛下仰濼兩宮內庭
用度損之又損虜使來賀重明節詔公接送伴
時有獻議改築楚州城者光宗命公因行視之
公還具言不可由是賦工之省者過半兼權侍
左郎官又兼禮部遂除殿中侍御史時臺臣以
失職被絀光宗方嚴其選諭宰相留正曰卿監
郎官中有其人正沈思久之曰得非欲用劉某
乎其人剛正有守願出聖斷光宗曰然久在朕

心矣公既就職光宗面諭曰以卿剛介不回故
付以言責是時道學朋黨之論浸興凡媚疾善
類者槩加以此名前後絀逐相繼公極言其弊
曰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
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
福祉稷之存亡甚可畏也不可忽也臣本疎庸
陛下過聽使待罪言責凡賞刑僭濫號令乖違
民病未瘳官箴不戒皆可因人而舉劾隨事以
奏陳既顯然而易知曾未足以深慮若夫是非
方轂而邪得以害正清議方晦而私得以勝公

往鑒昭然危機所伏方今之憂孰大於此明是
非以別邪正立公論以抑私情方今之事孰先
於此臣觀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為近古其
端本也以居仁由義為道以正心誠意為學其
交際也以同學為朋而實非朋以同道為黨而
實非黨窮達知其有命進退知其有義是以進
之不見其泰退之不見其戚窮而在下則以探
性命之奧為勲名亨至道之味為鐘鼎非達而在
上以責難為尊主忠諫為愛君本朝盛時初非
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蓋其學術

議論皆由於此故也咸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
其際當斯時也道臻皇極而治保太和至于慶
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踈弃正
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太
分事故反復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絕滅綱
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嗟乎尚復何
言也臣從遠方來誤玷班列去來之間今已一
紀見聞所慮悉可指陳臣始至時雖聞有議賤
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
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每恐一旦之交攻逮臣

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力去朋黨因去朋黨
乃罪忠諫嗟乎至於以忠諫為罪則其去紹聖
幾何臣竊為人言豈可因疾其學而併弃其言
得無甚也陛下至聖至明初無彼此而衆論既
已交興聖意豈無所惑臣本蜀人為學自有源
本介在朝序與人亦無親踈但以終歲之私憂
首為明主而別白凡今道學伊洛為宗然非程
氏之私言出於大學之記載大學之教明德為
先其間舉詩人之言於是有道學之目曰如切
如瑳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然則臣所謂以

居仁由義為道正心誠意為學者又在於切瑳而琢磨之今之道學其得之有淺深其行之有誠偽得之深者固合於大學之明德矣得之淺者又可切瑳而琢磨之使益深而遽自矜以召禍則無乃亦非歟行之誠者斯為君子矣行之偽者人將見其肺肝然是固其師友之所不予也而又何為乎臣每因論學之間必有至平之論往往偽者色愧淺者心服又安敢既亦輕譏而痛疾之也何況其間率多善士善士所至人必喜稱因其喜稱又以為黨若俱擯絕安得更

有好人必取凡才充塞朝路陛下履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為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中間好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微累夫日之清明所以至斯良皆有故今之君子不明大道自視太高而責人太苛自視太高則實將有所不副責人太苛則衆將忿且怨或者又唱為薦士之舉區別而封域之凡有所取豈無所遺凡有所揚豈無所抑品題既衆則疑怨叢興心雖主於至公迹已涉於朋黨議論先喧於羣口用不豈

必於一言是以一時之虛名而賈後日之實禍
彼既得志決不我容况我於窮達進退之間亦
未有充實涵養之素彼加詆誚以修往怨必致
過甚而快私情往往推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
至於索身以退亦曰憤對而然欲激怒於至尊
必加之以訐訛事勢至此循嘿乃宜循嘿成風
國家安賴臣欲想將來之禍故不憚反復以陳
伐幾聖心豁然未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
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因此而
熄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氓和

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
之幸杜稷之福也如其不然使相激相勝展轉
報復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章既下士
大夫傳誦有至流涕者戶部尚書葉翁太府卿
兼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圖進用公皆劾去之
既又言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
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樂軟美不敬
君子而敬庸人既安習以成風謂苟得為至計
良由前輩長老零落殆盡今之負物望協公論
者不聚於朝廷後生晚進議論無所據依學術

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臣妙搜
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一二十人
參錯立朝國勢自壯臣雖終歲無所奏糾固亦
未至曠官臣於去年蓋嘗面奏今日之患在於
不務封殖人材臺諫但有摧殘廟堂初無長養
臣今處當言之地豈以排擊為能而頓忘前意
先是公以戎監對方陳人材衰少之弊及是復
懇懇言之大臣以公奏進呈而無所議公對又
為上言人才者國家之基本之則養之有則用
之慶曆之所以盛者豈一日之積乎惟其非一

日之積是以非一日之用蓋公素志常欲聚忠
賢於朝以壯根本而時論多相違者故諄復不
置如此又論前諫議大夫陳賈今右正言黃掄
皆得罪清議為聖世罪人詔賈予祠掄補外已
而宋之瑞召張徹提點坑冶公復言其不可二
人遂改命會吳端除帶御器械諫官三論奏不
從孫璫轉行觀察使給事中封還詔旨復命書
讀公極論之不報又言陛下既重於改命給諫
亦不復申執臣恐攀附使令之輩自以人主恩
我外廷其如何隄防自此蕩矣光宗命大臣論

公不為止遂奪言職改太府少卿公求去不已
遂以直祕閣漕潼川路中書舍人羅公點拜疏
乞留祕書監揚公萬里與館學之士亦上書力
請不報公至部首戒屬州削互餽省虛文誣民
瘼講寬卹叙資二州守具聞上善狀公函奏黜
而薦游仲鴻李協于朝詔報施行如章仲鴻等
亦以次召用除江西提點刑獄改知夔州居數
月召先是翊善黃公裳論王府僚友因及公翼
日光宗諭大臣令召劉大臣擬除侍從光宗又
曰待劉來及公辭召命則有尼之者詔復予監

司矣公次公安聞孝宗疾日漫篤而車駕省謁不
以時則致書于左相留公知樞密院趙公勉以
三事其一宜與羣賢并心一力損文而務實若
上未過宮宰相以下皆不可歸安于私第其二
謂林陳二寺自以獲罪重華日夜交謀其間宜
用韓魏公去任守忠故事以釋兩宮疑謗其三
謂今國家陪危為大臣者不當徒憂悶自沮或
為明哲保身之計所當收總兵柄密布腹心使
緩急有可倚仗繼聞孝宗崩又詒書趙公勉以
安國家定社稷之事趙公迄定大策如公言上

受禪六日即以為司農少卿入對獻謹始五歲
曰陛下新服厥命人皆望謹始於度政臣獨願
謹始於五事讀至思箴止曰要當從原頭用功
公對曰微臣千百言不如陛下原頭一語陛下
誠致力于此則貌言視聽俱治矣又論人主有
六易天命易恃天位易樂無事易安意欲易奢
政令易怠歲時易玩又有六難君子難進小人
難退苦言難入巧佞難遠是非難明取舍難決
闇主之所易明主之所難闇主之所難明主之
所易思與不思故也六難者常生於六易又言

陛下以隆慈之命踐祚於素幄蓋有甚不得已
者宜躬自貶損盡禮於上皇使聖意懽然知釋
位之樂然後足以昭陛下之大孝上悚然嘉納
除起居舍人時樞密羅公點禮部尚書黃公裳
相繼淪喪上痛惜之而思黃公允深公言思其
人未若思其言思其言未若思其所以言臣每
問裳疾裳之憂未嘗不在國也以為政令無細
大皆當出於中書陛下但審其可否而行之人
主操柄無要於此時知閣門事韓侂胄出禁中
浸盜權為威福故公首及之既又以冬雷滂雨

命近臣指陳闕失公言號令不常羣陰用事災
異所為作也大臣進退大輕臺諫用舍無定非
號令不常之大者乎進退大臣用舍臺諫事從
中出非羣陰用事之大者乎然所以致號令不
常者繇羣陰用事故也而陛下猶為之隱諱以
為大權當自己出威柄不可下移然則小人之
意將以陰制相臣而動搖之也陛下所宜蚤悟
毋使大臣懷疑畏之心大臣懷疑畏之心則四
體不展羣議易搖朝綱日隳政令錯出而國不
可為矣今陛下有獨斷之意乃是小人陰竊主

柄之謀而陛下未之思也俄兼侍講遷起居郎
時應詔言事者甚衆命公擇其善者條奏之公
以所論多同懼上意易厭則以告于上曰夫雷
同者乃古今同然之理天下同然之心願陛下
取其有益而毋病其同察其效忠而毋嫌其直
及議孝宗攢宮衆相顧未發公意獨與侍講朱
公熹同遂奉命稽之陵土薄水淺恐貽方來悔
乞議改卜又請遵紹興淳熙故事命有司集議
上皇太后尊號俟阜陵升祔行之又謂自今壽
康宮之事陛下宜一一深留聖心必須過自貶

損以厚其親先其親而後其身然後足以慰群情而召和氣未幾朱公以中旨與祠公言漢武帝之於汲黯唐太宗之於魏證仁宗之於唐介皆慙怒即悔喜明先聖之道為今宿儒又非三臣比陛下初膺大寶招來耆儒此政之最善者今一旦無故去之可乎且曰臣非助熹乃助陛下者也既而朱公除職與郡公又極言卒不聽車駕還南內公言陛下憂畏之心當如初踐大位時始終惟一則不得已之意始暴白於天下先是吏部侍郎彭公龜年與公素善每相接必

慨然竊歎上新即位豈宜使外戚閣門用事欲深論之小人覘知其意使出護使客又斥朱公以孤其黨彭公使還密語公曰不投禍根無以為國公曰公爭不勝必去朱公既去公又去國空無人亦非所以為國彭公憮然曰吾志决矣既見上果力言仇胃已陰為計遂擠彭公于外未幾臺省之善士繼坐絀群小益以得志御史遂併劾公吏部侍郎孫公逢吉面詰言者曰君任私意害忠良如此不畏天乎趙丞相遣金以贖公辭焉且曰為我謝相君宜深念國事毋恤

行人除湖南運判不就主管成都玉局觀無何而丞相罷政矣侂冑既擅朝權羣小爭先附和遂諸賢為姦偽禁錮之公偶記涪陵縣學記盛傳天下又明年許自便主管玉局觀知眉州復直秘閣利路運判時侂冑將啓兵端公以不習邊事辭進直寶謨閣主管冲佑觀開禧三年春吳曦挾虜以叛公諭郡守焚其榜通衢且馳告帥守監司之素所知者仗大義率諸道連衡以抗賊俄聞曦誅則以書勉宣撫使楊公輔講行營田允前日利歸吳氏者悉收之公上以省餉

軍費將大名節褒死事以激忠義之心除潼川路提刑權瀘州是年十一月侂冑誅盡起天下名士而公與焉嘉定二年二月至都門會襄陽闕守言者請擇有德望者鎮臨之乃除公右文殿脩撰以行至鎮適大旱蝗擣于社即兩蝗亦死允流民之欲復業者貸其貲潰兵散卒許自陳除其梟使還隸軍伍於是盜賊衰熄兵籍多濫公覈其虛實合為威勝軍三千人擇將佐肄習之經理營田繕治城壘邊備乃益完實虜謀遷于汴矣奏謂遠料敵情不憂其強盛而反慮其

衰弱萬一中原亦子相携而來卻之不忍納之
無策豪傑崛起欲與我為連何以應之虜果徒
都卑詞求助助之則招敵不助則失利於彼取
償於我凡此皆當有以待之必先事而謀則事
至無患進集英殿修撰明年除寶謨閣待制知
遂寧府未行改荆襄制置使江陵城久圯請于
朝一新之復上中海以限戎馬下海非敵衝則
以為陂田七千頃收其租實邊有警復瀕水為
海詔從之諸軍部分不一公請併忠勇親效兩
軍於神勁合三千人顯聽帥臣節制取馬於川

秦買馬於荆門軍政遂以修立而民兵之在湖
北曰義勇畿西曰保捷合凡八萬人公命諸州
以農隙教閱一月而請緡于朝贍給之公以疆
事可虞請令內而三衙外而我師各條上方畧
以觀其能否併飭諸邊帥臣為先事備明年復
條上邊備之當急者請命荆鄂兩軍各湜五千
人兩軍故有營田宜委漕臣覈實措置及令諸
郡括曠土為官田以助增帑費唐鄧流民聲言
歸我公乞較利害輕重先為區處朝論察公有
拊納意遂因其請除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

因其民俗治以無事八年四月上以閔雨求言
公奏陛下知所以獲譴之由乎女真迺吾不共
戴天之讐天亡此虜送死汴都陛下為天之子
不思所以圖之天與不取是謂棄天未有棄天
而天不我怒者也青鄆蘭會泉通弗納陛下為
中國衣冠之主人歸我而我絕之是謂棄人未
有棄人而人不我怨者也且列聖在天之靈豈
不眷其故都二帝蒙塵之耻豈不懷其曩憤今
虜舍其巢穴汙我汴都尚復與之通使使吾臣
子拜虜於昔日朝會之廷可乎又請改正憲皇

后志辰後之在僮二年六告老進顯謨閣直學
士提舉玉隆萬壽宮僮人繪像牛頭山命之曰
全德堂翊之守果州遷眉州皆奉公以行眉蓋
公舊治翊之作會老堂招蜀耆英倣洛社故事
時人欽慕焉改提學崇福宮景獻太子薨公奏
舉漢迎立代王曾孫及太宗與寇准議立真宗
事謂聖主賢臣嚴重國本如此今陛下未有諸
子可擇然親王近屬中豈無秉德端亮親師好
學可主大器者乎又言宣司根括之害甚悉謂
當罷無名之取以收民心散已蓄之財以結軍

心且詒書安公丙語尤切丙雖不樂然趣迫之
令自是為少紓云明年復上章告老時皇嗣猶
未立也公謂當今秀主之子孫則孝宗之天屬
莊文惠憲王則光宗之天倫 陛下於其子孫
擇長且賢者而立之孰不以為當乎若過於謹
重而不決或生覬心則四海疑貳失望非國之
福是冬朔之移守綿州茲之知龍安縣相距不
百里公往來二子間意甚樂俄以疾薨于茲之
官舍享年八十有一寔嘉定十五年五月某日
贈光祿大夫夫人謝氏贈碩人李氏封碩人四

子端之靖之皆第進士端之終宣教郎知蒲江
縣靖之出為伯父後終承議郎軍器監兼樞密
院檢詳朔之今朝請郎茲之今宣議郎七女已
嫁而卒者二人華陽縣主簿李南進士謝汝能
其婿也餘蚤夭孫男四人仲言不及仕仲房今
脩職郎嘉定府司戶叅軍仲襄當以致仕恩入
官仲文將仕郎孫女四人曾孫男女三人初公
以孤生起西蜀朝廷之士共知其賢而四方或
未之知也及居言責正色直辭摧姦擊彊不少
顧避於是海內想聞其風曰此鐵面御史矣至

觀其容接其辭則溫乎惠風之蘇藹乎時雨之
潤四時之氣雖備而生物之意尤多蓋公天資
渾然充養者素故聞之者謂其風節之可畏即
之者樂其道義之可親蓋信乎其為全德矣少
從族父兄東溪先生伯熊學已志乎古人之大
方及長博參諸老而融會其異同旁綜百家而
蒐攬其精粹嘗謂蘇程二氏之學其源則一而
用之不同皆有得於經術者也又道學之論方
諱人謂公師友眉山非為伊洛地者公獨反復
懇叩為上言之蓋將協和朝廷調一議論培宗

社之脉厚薦紳之風推公此心使當元祐時必
能銷洛蜀之爭使獲用於慶元必無黨論排軋
之禍故具著本文以視後世其亦公之志也歟
公於文章不事雕績而渾厚正大之氣實似其
為人詩尤清婉南軒先生張公栻一見所賦大
竒之有後溪集百餘卷在襄有峴山集潼曰鶴
林集果曰金泉集眉曰眉山集合若干卷諸經
講義若干卷公在房謫居無事取東溪所傳易
續之蓋東溪傳止睽公續之始蹇嘆曰睽離也
蹇難也非數也耶閒與諸子講論輯為一編曰

山堂疑問手抄通鑑評之士大夫相勞苦則答
曰予平生於處事則踈處禍福則勇每見東坡
習中未嘗依倚一物心竊慕之自謂平日於父
君師事之如一故其歷事三朝始以忠直卒以
忠直入臺之初即慨然自許曰惟初念純直可
以對上帝事君父是以遇事無難易不苟止而
妄隨趙忠定嘗稱其諫激烈以蘇文忠懇惻似
范大史人謂忠定為知言然以直道自持與世
多忤故在臺端財六十九日而罷同記注九十
有三旬而罷公方安然不為變也及大耋之年

身在闕庭萬里之外國有大利害猶驛奏盡言
其乞建皇嗣尤懇篤深至眠君實景仁尤有光
焉蓋二公言之於居位之時而公言之於退休
之日所處不同而其心一也公於東溪執弟子
禮終其身存也買宅以居歿也為之製服始自
賈歸劉旣立嗣宗為之後凡所以經紀其家者
雖老而不衰嗣宗死撫其子培之猶已子也眎
族婣黨安戚欣如已責其居房歲適大侵為糜
粥以食餓者所活不勝計張福叛聲言引兵破
簡趣成都公出家資助軍餉移書大將趣其師

簡賴以全兩駕使輅六任守牧其為政純用詩
書不雜他術所至脩學校葺社稷以為常在肩
封張文紀李令伯之墓新孟拾遺之祠為老泉
先生請謚在襄脩孔明故廬表羊杜遺蹟凡可
以興化正俗者無不為至蠲租挈鉢饑羸建長
利弭鉅患殆不可稱數建昌陳君剛嘗紀其蹟
謂未嘗用不測之賞正容以悟之而自知所趨
未嘗用已甚之罰修令以示之而自知所避器
人以其所長而僚屬得職察人以其所安而鰥
寡效情溫陵儲君用亦為某言惟有德者能以

寬服民劉公有焉然其帥荆之日盜起合榕則
捕而侵之不少貸昔公之辭潼川也某適視草
援趙清獻以比公今觀公行事非所謂學道清
心遇物而應者耶好樂人材獎拔善類西州名
彥鮮不出公門東南之士賴公通顯者亦衆學
者稱公不以爵氏而曰後溪先生云某自兒時
即願為公用後與靖之同年又仕同朝居同巷
至相好也故於公道德風節知之尤詳今翊之
等將以癸未三月辛酉葬公于清溪之艮山使
來屬某誌其墓曰是先公之志也顧今海內名

能文詞者不知其幾其何人斯而敢銘公書來
萬里義不得辭謹纂次其事如右而繫以詩曰
君臣之誼首乎三綱維忠與直臣節之常維節
之常而罕自竭義以利踰志以氣奪有儒劉公
金石厥心弗貳弗疑上帝實臨蚤遇阜陵靡言
弗既殘更三朝終始一致事君如父憂國如私
朝夕皇皇忘其渴飮誰歟不仁目士以黨孔鸞
誰誰罩以一網謂忠曰訕斥正為邪往轍既顛
弗懲柰何鳳閣鸞臺寔司出令曾是僕臣可寯
斯枋辨姦於早揀禍於微臣身可寯臣守弗移
晚目坤維繫念三室臣髮雖華臣心逾赤魏魏
宗祏寄在元良可使前星久闕其光國本未安
臣死相憾百世相望維司馬范忠不忘君直不
徇時允蹈其常匪羸靡虧阜陵知公以遺後聖
道弗盡行則有義命惟其大節焯若日星揚芬
亡窮不在斯銘

宋通直范君墓誌銘

始余為延平從事聞郡城之東鑿灘之上有賢
寓士焉曰拙逸范君其學邃於易其文長於歌
詩其為人意度嫺雅而介直以和其仕勇於及

民而齎於營已君時官湘中余弗獲從之游獨
得其所為開禧太平譎詠者讀之為之慨然太
息以悲當是時權臣驟開兵端三邊大震擾而
根本內壓識者慮焉有朝夕憂大官貴人沉酣
寵利曾亡出一言以拯時病者君青衫老州縣
迺獨隱憂憤嘆若已任其戚休顧位下官薄不
得薦所聞于朝則放古者風人託物之誼為之
詩以諷其詞明白痛切一倡而三歎焉冀在位
者聞而悟悟而改也未幾權臣誅天子躬親聽
斷更大政令十數條往往與君言相合而君久

矣勸游已無意於仕矣嗚呼惜哉君名機字純
之其先幽州人後徙毗建又徙延平曾大父某
某官贈某官大父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
某官君乾道初以父任為建寧府甌寧主簿歷
撫池二州司法參軍福州懷安丞知秀州崇德
縣岳陽軍節度推官知潭州寧鄉縣湖廣總領
所幹辦公事嘉定八年以通直郎致仕此其歷
官之次第也在池州時江左大旱蝗流民極貧
相屬郡諉君行賑卹事君為擇僧廬閒曠者分
處之其第給錢粟皆有濃竟事民得無轉徙清

壑以死咸德君君益未嘗自尸其功也崇德今
畿內縣使客經行亡虛日故例訟者有鬻鬻紙錢
里正有展限錢以供厨傳若他冗費君曰朕窮
民以賀虛譽吾弗忍為悉罷之有盜牛殺人而
逸者尉逮其鄰抑使誣伏君察其妄釋之移尉
使求真盜尉大詬怒至白部使者以縱盜誅君
居亡何盜獲于他邑果前殺人而亡命者及為
寧鄉適大兵屯漢上軍用百需率分配諸邑期
會迫遽甚君調度有方畧卒不使毫髮病民是
冬虜犯襄陽圍安陸聲搖湖湘間父老舉建炎

故事請徙邑大瀉以避君曰制動當以靜虜安
能遽及吾圍今倉皇委去是自擾也卒不為動
宣撫使檄君無幟府有謂君盍訟此自脫者君
曰吾寧橫身以庇民不忍擇利以便已明年春
虜游騎薄江陵潭帥恐亟下屬邑調民為棄城
拒守計君謂此祗以速亂乃為書具陳其必不
可之狀帥悟而止虜亦自解去既而饑疫並作
死者相枕藉君憊心疲精瘁其齒骸之暴露者
為粥以飼其飢且羸者收育孩穉之無所歸者
所活幾不勝計此又其居官行事之可紀者也

然君之於仕期亡負職守而已前後所值大吏
亡慮數十人其不知君者未嘗自貶以求其知
知君矣未嘗異其知而求進也其在建寧梁文
靖公在三山事趙忠定公二公名知人愜許可
皆器重君稱道其美弗置及二公當國君以調
選至都城率從吏部銓注闕而去丞相之門亡
一迹焉非知命其能之乎其令畿邑有中貴人
銜命過者致餽于君甚設或謂盍厚報以結其
歡君曰若主瘠環是無義命卒却其餽弗報又
非知命者不能也世道日圯士大夫以苟得為

賢權門勢涂有一罅可乘雖乞墻由竇亦復顧
人嗤笑觀君所守獨卓卓如此可不謂賢矣乎
君既致其事而歸自謂超然釋去柴柵遂益肆
其力於詩清新雅澹妙達理趣有月華集及其
集若干卷藏于家蓋君之少也受詩律於從祖
父隱翁名滌嘗後山谷黃太史游得其指授者
也自金紫公擢儒科五子繼之里人目其居為
六桂至君之先大夫與其二昆復繼之蓋一門
三世而以名第進者九人焉衣冠之盛近世未
有君亦四上禮部雖卒不耦而力學工文蔚有

光烈士論題之晚郎六桂舊堂稍加完葺聚書
課子日吟哦其中山容溪光炤映几席其跡世
人所謂寵辱忻戚泊如也歸休五年無一日之
疾歲在己卯年八十一以壽考終時二月六日
夫人柯氏有懿德茂行先君四年歿葬于劍浦
縣板橋岡之原贈孺人生二男曰温蚤卒曰荀
龍以文行著于鄉嘗舉進士未第也三女壻迪
功郎趙善還黃燾真瑩孫男四人女一人荀龍
既以其年某月某日合葬君于柯夫人之墓而
以建安江君疇之狀來謁銘予蓋聞君之風而
興敬者也生雖不吾識死樂為之銘銘曰巧勞
拙逸先覺實云胡世之人巧者紛紛問矣以然
曰不知命命實在天而以力競營營真畦君子
所憐寧拙於人以全其天君所自名允矣亡媿
我銘其 藏式示來裔

祝剛定墓誌銘

乾道某年某月以真州教授祝穰為勅令刪定
官初金虜既畔盟孝宗皇帝銳意共討故相張
忠獻公出護諸將戰小不利在廷臣群起訐之
上意亦疑侍御史王公十朋力爭不能得改吏

部侍郎不拜出守饒州明年又移守夔州士論
喧然謂王公當世正人朝廷宜以自近奈何擯
之遠方祝公時為天府掾則具以所聞告于殿
中侍御史章服右司諫陳叔達且曰二公居天
子耳目地嘿嘿亡一語如天下清議何章怒謂
公陰黨張王奏乞重加貶絀有旨勒停然公與
二公初未嘗一覩面也既廢五年泯然亡仕進
意會陳申公相始復公故秩分教儀真居亡何
虞雍公相又擢賓勅局人謂公久扼甫伸當深
懲前事務晦嘿為自全計時樞密副都承旨張

說簽書本院事朝論蠢起皆歸責於虞公公又
具以所聞告且深陳前代戚里用事之禍虞公
憮然有悔色語漫傳說太忿恨丞相亦疑公賣
已取直名對客及之公不自安求補外弗許再
乞祠又不許乞致仕又弗許遂請急省親疾于
三衢說曰機撼公坐禡兩官勒停居數年說果
敗奪節度使竄流以死上益知公命主管建昌
軍仙都觀明年趙衛公相首白公事上前又命
起家為二千石烏虜若公者其可謂信道篤而
用志勇者與士方平居抗論孰不慕正直而耻

佞諛一日身履得喪之衝遂巡顧望失其素守者有矣或雖黽勉一鳴坐斥以去迨其復用則低回泯嘿自同寒蟬者有矣公以區區一府僚引大義以責宰相忤寵臣眦追禡削奪之禍如亡有非其取舍定於中而寵辱遺乎外其能蹈道弗悔如是耶雖然使公遇非其可則忠而獲狂名直而取訐禍其能自明者鮮矣况求其能自伸者乎而前後兩貶官不旋踵輒復收用迅霆激電曾未終晷慶雲瑞日已即盎然此孝宗皇帝之心所以與天同其大也故曰論次公事

竊有感於乾道淳熙之盛云公字汝昭自晉九江太守廵封國信安由充徙食遂為西安人七世祖烏家于郡南二十里沙步村曾祖某以文名成均不幸早世祖某少孤自立急誼樂施為鄉黨所稱以孝義勤儉戒諸子曰守此四行可以立身矣父某性友悌篤於義方贈通議大夫公其長子也幼警悟不羣少長肆力于學登紹興甲戌進士第調新建尉籍籍有能聲捕盜如律當更選辭不就再調臨安府錄事參軍有劉捨兒者聚群惡少日酣飲為狂不遜語邏者以

聞下府屬吏法當悉坐誅公謂以醉飽語言殺人非盛世事請墜其首餘以誑誤決遣府尹懼不敢從公徑以白御史晁公武晁是之函以公語告上詔止僂其首一人餘皆從公請既坐前事斥人有勉之進者公曰仕止久速命也吾復奚求耶城南廣利僧舍脩篁老木間誅茅結屋日緇書其中時晦菴南軒東萊三先生倡道東南公書問還往亡虛月所講切皆學問大原與經世切務既起為勅局官旋特命改秩入謂公且用矣尋復坐張說斥故事刪定官起廢為貳

不為守公之復起也上特命知信陽軍信陽並邊孤壘地犬牙入虜境中興後捐租絮予民賴以蘇息至是版曹欲起輸公不俟對先馳書廟堂爭其不可及造闕屢請東閣門輒引卻改添差湖北安撫司叅議官秩滿丐閒上獨識其姓名曰是以棄者朕念之宜與近次郡遂知吉州諫官陳賈以舊事詆公改荆門軍辭主管仙都觀知汀州汀俗素慆悍有官黃三者屢殺人不就執至是贅聚幾千人公曰玩寇弗誅何以為郡欲官軍素脆與不足賴則易使豪民諭圖之

有揚彬者願自效因授以計畫俄生獲管黃三
公聞于朝請誅之以警後而命揚彬以官帥怒
不先白已誣公不受令且害彬功朝廷知汀事
本未察帥誣竟官彬承節郎公賴以免盜既平
悉蠲下三等逋賦出所積代其輸除潼川府路
提點刑獄公事入對言以正心術為脩身之本
別賢佞為立國之本逐貪賊為愛民之本上嘉
納至鄂以疾請祠改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祐
觀明年起公提舉江東常平未拜疾浸棘命諸
子前訓以居官當先廉退處家務崇儉約紹熙

辛亥三月朔終于家年五十有九積官朝散郎
公為人堅正有大節遇事敢言與人交落落不
苟合以故知公者少媚疾者多賴遭值聖明屢
貽輒奮晚年付以蜀節蓋將駸駸鄉用而疾乘
之命也夫公之學以中庸大學為宗以濂洛諸
先生之言為法居官玉雪自持終其身寄家浮
屠氏囊褚蕭然唯圖書充牣而已娶趙氏贈安
人繼毛氏封安人三子其今為某官慶澤慶流
四女某官折思齊某官魏泌又某人其壻也孫
某某年某月葬公于狀山之原某自兒時熟

公名寶慶初元孝穎來主浦城簿始得公弟吏部郎所為行述讀之吏部諱禹圭亦端直士其言可信不誣孝穎屬予志其墓辭弗獲廼為之銘曰

巖巖祝公允毅且仁直道而行孰識其真獨知公者以為當今之古人有崇茲山寔維其墓清風如存過者必下

提舉吏部趙公墓誌銘

公名崇度字履節丞相忠定公子也年十六謁文公朱先生於考亭先生器之授以大學一編

曰讀是則知脩己治人之方矣其後忠定以讒去相位歸卧里門又授之以通鑑曰古今興壞存亡之故盡在此書汝其熟復之方是時公之齒少甚天材逸發不可羈讀書過目輒成誦落筆娓娓驚人遇事剗然鋒穎捷出文公迪之以經欲其知道以立本也忠定博之以史欲其知變以致用也公衣被父師之教繇少洎長不離典訓中涵而飲之日有所滋揉而化之月有所移故氣雖勁發之公不發之私也材雖銳用之厚不用之薄也卒其所就有足稱道者是豈非

學之力與然則世之言學不勝質者其又果然
與公初授承務郎監中嶽廟忠定薨衡陽公泣
血痛憤如不欲生終喪堅苦自守文公先生歿
伯氏往哭之公疾不能偕獨為詩以餞辭氣激
烈弗少顧嘉泰初忠定稍還故秩先友多貽書
勉之仕始謁選得食書復州判官歲久且有老
兵欲自焚以致兩公白守謂狂恠惑衆不可從
開禧邊釁動竟陵居兵衝公列三事以告其論
虜所從入與我之所以制虜者後多不能易添
差通判信州會天子誅權臣羣儉以次紬恩書

卹典繼下公與伯氏議請先直誣枉改謗史不
當徒被龍光伯氏以聞果得請郡有獄久不決
公一訊得其情人大懼服知桂陽軍陞辭請募
散卒補虛籍以銷盜賊之黨賦比來入田以減
州郡之蠹會郴寇暴作桂陽其唇齒地公疾驅
至官民有寃許自直不以次第拘公謂郴桂諸
峒雖名徭人實與省民錯處特賦性悍戇在位
者無以化服其心故易以亂奏請命郡教授選
士之有學行者二人以孝經論孟授峒子弟每
三歲上其能通習者郡以禮延召旌異之如此

三十年諸峒皆將化為衣冠之俗誰肯自棄於
賊俗多不舉子公放忠忠定行於閩者因其俗損
益之命舉子條約復豐積倉舊儲為石萬民賴
其利至今先是公以本郡歲貢銀二千兩三歲
大禮亦如之公私困竭不能輸奏損四之一不
報至是入對申言之又請罷湖南義丁禁立私
社以杜姦民鳩聚之漸知邵武軍屬縣有以大
囚上者訊之則瘖不能言公命縣審鞫果得寃
狀有吳元者毆人致斃前守以具獄奏得死報
公取舊續審閱廼本緣醉飽忿爭非謀與故比

則以諭于刑獄使者使者為諭于朝得減論提
舉福建市舶兼泉州先是浮海之商以死易貨
至則使者郡太守而下惟所欲刮取之命曰和
買實不給一錢蠟珠象齒通犀翠羽沈腦薰陸
諸珍恠物大半落官吏手媚權近飾妻妾眠以
為常而賈胡之街寃茹苦撫膺啜泣者弗恤也
以故舶之至者滋少供貢闕絕郡亦立不可為
及是公以選來余亦代公守郡相與剗磔前弊
罷和買鑄重征期季至者再倍二年而三倍矣
故事歲以土物遺諸公貴人下洎三省六曹吏

皆厭食滿公曰吾不能脫民脂膏以市寵悉罷弗遣知邵州馭諸蠻寬猛有則不肯用徂譎小數卒以帖服知西外宗正事公謂治親如治家不可一繩以瀆其有不率者姑惟教之跌蕩者責以誦書必精習乃已繇是知自重少犯法知吉州入奏留為右曹郎中都官例不何問事吏以成牘進輒涉筆為書公曰即若是安用我輩必窮析本末剖決之奮筆如風觀者皆駭服遷吏部郎主尚書東途進對方言賊吏之害以為財者民之心奪其財則心傷心傷則怨結怨結則

思亂方其黷貨之始為害若未遽形又其積貪之餘貽患遂致莫揅惟明詔申諭內自朝廷之上暨于百司度府苞苴賂遺一務屏絕以清其源外而監司郡守必擇風節必任廉平俾相糾察以澄其流如是則上有節儉正直之風下無剝蝕苛切之政上下之交征既息田野之生理自蕃民力裕而邦本固矣又言州縣以阜用民而沒入之其害至慘願一切禁戒若法當籍者自銖兩已上悉輸刑獄司以上于安邊所使為長吏者知貪黷無益而用法自平始忠定在淳

熙間嘗輯國朝諸臣奏議為書以進孝宗嘉歎
謂可與通鑑並行至是公言於上以為奏議一
書上自君道以達庶事內自宮禁以及邊防微
而性命道德著而禮樂刑政粲然靡不備具願
詔經筵官於進講之際讀一二篇或萬幾餘暇
特垂乙覽上曰朕常日自觀公喜且賀銓曹積
蠹久公一裁以法有嘗令鄉邑坐賊濫斥者適
詣選公疏其宿負力沮之前後臣李沐乞奉補
公謂沐在慶元為首旤之人而優老延賞與名
侍從不異非朝廷甄別淑慝意則具白寢其命

自以與世寡諧不當又在銓繅地後親熇力請
得提舉湖南常平尋改江西會鄰寇數犯盱撫
公力疾之部請濟師且遣人持幣往諭賊既而
王師次第集群盜亦輸款請降而公疾不可支
矣既乞祠又請休致時洪人告飢甚猶自力以
出振糶之始至孝陪載塗公命發郡庾移隣粟
選官屬之材者泣其事雖憊卧一榻屹屹區畫
不少休家人有諫止者公曰吾豈以一身易萬
人之命哉未幾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又以朝散
大夫致仕疾再作紹定三年七月十有七日終

于家年五十有六公雖生長相門家世本儒生
守禮法又嘗親近有道故能擺落豪華早居自
勵如玉雪不忍秋毫點污自篤行公以純孝聞
忠定帥循唯謹公生四歲母秦國夫人徐氏沒
已孺慕如成人及遭忠定戚飲食居處一如忠
定居喪時聞者嗟美忠定常書公廉勤恕四說
遺所親公在邵為堂扁以四說書其後曰公則
無偏見廉則無利心勤則無遺事恕則無過舉
吏道盡於此矣宦游所至有先世遺蹟必表章
之於上饒新一杯亭之祠於三山復翠岩舊亭

于西湖上皆忠定棠陰所在也平生尊慕心學
在昭武則建濂溪河南橫渠晦菴五先生祠在
邵陽則別像濂溪於堂而徙其不可竝祠者顧
自以名在屬籍惓惓宗國不少忘聞朝廷有善
政佳事輒歡快弗自勝否亦頗感終日尤惡邪
諂士言之即怒目切齒而賢者善類則欽逢之
不衰自少為文率根本義理其詩於選體尤得
趣參政溫陵曾公嘗叙其文謂無一點膏梁氣
所與賡倡若童泉趙昌甫北山陳膚仲皆當世
名流有磬湖集十卷左氏常談史髓節齋聞記

等藏于家夫人盧氏先公二十二年卒贈宜人
子必悌先公六月卒必恬迪功郎新江州德化
縣主簿必性女必姜歸承奉郎真志道孫良淳
世系見于忠定碑者今不著始公愛冕山之勝
葺亭榭藝卉木將退而休焉弗果至是卜葬于
山之麓卒之明年正月二十有二日也銘曰

昔在先朝文正范氏有子四人而各得公
之一體堂堂忠定子多而賢若勁氣與直
節公寔似乎其先然而廉不至剛峭不至
刻問奚以然曰學之力遺安有堂龐公是

師咨爾後人勿替引之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四

墓誌銘

顯謨閣侍制致仕贈宣奉大夫陳公墓誌

銘

開禧改元之初年韓侂胄將啓兵端則欲用其親吏蘇師旦者為節度使密諭詞臣使草制時中書舍人陳公峴兼直學士院語人曰節鉞以待時臣之功高者師旦何人可辱斯授必以此見命吾有去而已未幾中貴人有以特旨蠲遷遥郡者公復論之中貴人者侂胄之所主也御

史探權臣意遂假駁死獄事劾公以免方是時
侂冑權震中外鼻息所嚮誰敢違者而公秉持
直道不少顧卒以去國士論高之或問公與熙
寧三舍人之事孰難曰李定之除公朝顯行之
令也師旦之命權臣密諭之指也方熙寧初王
安石雖用事然詔令猶付之有司故三舍人得
以職爭之其為力也易至侂冑有所欲為則陰
使人諭以意指一有違忤則假它罪逐之不使
得以守職言事去也故在公拒之為難公字疇
南世家溫之平陽後徙于郡城曾大考懿通直

郎致仕大考補事高宗為禮部侍郎終秘閣脩
撰再世皆贈銀青光祿大夫考汝賢朝請大夫
知遼州贈通奉大夫公以大考遺澤補官調邵
武南尉獲彊盜如格不受賞再調潮州判官劇
寇沈師緣州境覆官軍乘勝抵城下公方行倅
事佐其長雋民兵布旗幟日夜徼警甚嚴賊知
有備引去公又伏兵津渡伺其宵濟遮擊之禽
賊將及其徒數十人戮于市帥憲以白于朝幹
辦京西安撫司公事淳熙十四年以博學宏詞
科賜第丞相主公淮奏事孝宗謂曰陳某之文

甚右夜直官對上語亦然用舉者改秩為浙東
安撫司幹官帥王公希呂奏減和買四萬餘匹
其議自公發丁內外艱除喪擢太社令太學博
士召試學士院公對策言帝王號令不可輕出
儻不經三省施行從中徑下外示獨斷內啓倖
門禍患將伏於中而不自知時佐胄已居中用
事假御筆以竊朝權故公論及之除祕書省正
字進對言陛下降詔求言三時于茲未聞以忠
謹被勸賞頗有獲罪而編官用者中外駭愕以言
為諱將恐上下相蒙非國之福無國史院編脩

實錄院檢討官遷校書郎祕書郎後省封還除
書指公為故相趙公黨黜知全州至則增學廩
給官書延見諸生勉以問學博節浮費糶米三
千斛立倉為儉歲備蠲民逋租九二萬餘緡郡
城故榷酤為民患公聽十里外釀酒入城收其
稅民便之在郡二年由野闢道路脩城堞注又
捐河渡之入跨江為橋以免病涉湘人目曰陳
公橋最聞以祕郎召遷駕部員外郎改禮部尋
陞郎中兼史職嘉泰四年遷祕書少監都城災
詔百官條時政闕失公言節鉞濫予職名雖授

名器大藝僥倖益茲貪墨肆行生民日困而大吏臆狀暴白僅從罷免中外之臣佞諛成風雖居可言之地且蓄縮不敢盡皆非盛世事明年進祕書監兼學士院權直未幾以掖垣兼內制坐前事絀明年提舉太平興國宮又明年授集英殿修撰知廣州公之治廣即所以治全者推而大之新營舍浚泮水奏增流寓解額以收寒士蠲八縣送州錢六萬餘緡禁其預借以病民重脩延恩館處士族之落南者增置義家給貧民之無所葬者時峒寇嘯聚為江湖間患公命

繕城浚隍築鴈翅城作敵樓置經略司敢勇軍以壯帥府之勢諭連韶諸州為戰守備分遣將卒控搃嶮要寇聞風不敢犯上嘉之命待制寶謨閣再任寇漫平公請納祿久之進顯謨閣待制知泉州未上以兵部侍郎兼直院召公方艱辭嘉定五年正月辛酉以疾卒于家年六十有八積階大中大夫爵永嘉伯進通議大夫守元職致仕遺奏聞贈宣奉大夫是年十月辛酉葬護國寺甸洋山妣碩人許氏之墓左公性孝友而仁伸第蚤夭教其子任之以官待姪族畫恩

意不可撓以私與人交若簡澹久而益親酬應
事物從容有常度未嘗見疾聲遽色篤學不懈
博通群書而涵泳義理歸之於約其文典雅有
青趣有東齋集三十卷公前後論事必審酌利
害期於可行嘗言解額不均士不安鄉舉歎冒
日衆宜會諸郡終場人數各以二百解一大辟
之獄奏裁多濫而讞報煩雍不若令悉申提刑
司詳覆實有疑慮可憫乃以上聞東南將兵猥
冗不可用當分隸御前諸軍稟給簡閱一如大
軍法論者多是之而未果行其在清湘蠲虛帝

之征在番禺省八稅場皆奏白于朝請權之它
郡其建明太抵類此顧在公特為細事至其立
朝出處之節則自官中祕至為近臣皆坐忤權
臣以紕其在詞掖不能一月也故公亂小司馬
之命上賜詔嘉其能安義命於權門翕赫之日
至以儀鳳之翔砥柱之立比公嗚呼欲觀公之
大節者其攷諸此而已矣然公沉嘿靖厚不自
表襮故世之深知者鮮獨賴明詔發揚遂得以
昭示來世夫人林氏朝奉郎知建昌軍忠誠之
女封碩人子男三長昕迪功郎臨安府鹽官縣

主簿季暎通仕郎皆先公卒仲昉今通直郎知
建寧府浦城縣女二長適從事郎潭州善化丞
劉方慶次未行皆早卒孫均宣教郎前知婺州
東陽縣

德秀之試詞學科

也賴公品題俾玷首選因獲出入公門今老矣
懼無以報塞而昉以銘莫為請誼不得乱銘曰
士貴實踐 不貴空言 言之孔易
守之維艱 平居佻佻 真若有立
得喪林之 鮮不蠖蝨 方其無事

論說淵翻

有事而言

若鍵若銜

展也陳公

沉潛靜默

見義必為

孔武且力

大姦盜權

寵其僮奴

寄以腹心

若馮子都

奕奕節旄

將舉以界

在廷媿阿

孰敢訾議

公曰此官

寔獎勲勞

彼何人斯

異數是饗

豈以綸言

而飾隸早

吾腕可斷

制不可草

瑣瑣貂璫

恬寵矜遷

抗章還之

連觸執權

紫微玉堂

密勿清切

浩然而歸

如彘斯脫

鳳翔千仞

砥植中流

知臣者君

褒詔優優

番禹之政

如古良牧

式遏寇攘

以奠南服

天子曰嘉

函其來思

簪筆代言

匪鄉孰宜

驛騎方馳

文星遽隕

天實奪之

莫究其韻

有立崇崇

闕此德人

勒銘山阿

千載不泯

趙華文墓誌銘

維宋中興回葉有杜稷臣曰丞相忠定趙公以純誠大義幹棟我國家勲庸巍峩如周旦奭天

監精忠俾其胄嗣寔多且賢用克紹先烈故朝

議大夫直華文閣致仕諱崇憲字履常者其長

子也淳熙八年以取應對策第一時忠定為某

官侍立殿上降再拜以謝上顧近臣曰汝愚年

今幾已有子如此越三年復以進士對策擢甲

科上謂執政曰此汝愚子豈即前科取應第一

人者耶蓋忠定以懿屬冠大庭國朝以來未之

有至公又能力學取高第孝宗皇帝喜見玉色

嘉獎再三自是名聞日彰徹雖勤勞中外位第

大顯然考其始終所植立則度乎其有忠定之

風矣公初仕爲保義郎監饒州贍軍酒庫換從
事郎撫州軍事推官忠定帥蜀辭書寫機宜文
字改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監西京中嶽廟方
紹熙甲寅王室多故忠定公寔長西府密贊慈
極援立聖明不崇朝宗社再安未幾侂冑竊大
權羣儉朋翼遷忠定于零陵未至而薨海內憤
鬱公闔門自處誓死守立壠居數年詔復忠定
故官職先友多詒書勸公出者於是改奉議郎
知南昌縣事嘉定更化除籍田令制曰爾先人
有功王室中更讒毀思其功而錄其子國之典

也公拜命感泣顧忠定之寃未悉昭白而其孤
先被寵光非公朝所以勸忠孝勵廉耻本意則
拜疏力辭俄改監行在都進奏院復引陳瓘論
司馬光呂公著復官事申言之乞以所陳付三
省集廷紳公共參覈若先臣心迹有一如言者
所論即近日恩典皆為冒濫先臣復官賜謚旨
揮與臣除命俱合追寢如廷臣公論見得委是
誣讒即乞特頒詔旨昭示中外使先臣之讒謗
既辨則先臣之忠節自明而憲慈烈皇后擁佑
之功德益顯然後申飭史官考合衆論改正誣

史垂萬世之公特命詞臣撰述豐碑親灑宸翰
錫以碑額用表先臣之墓又乞正趙師召妄貢
封章之罪究蔡璉與大臣爲仇之女姦毀龔頤心
續稽古錄之妄有旨兩省史官考訂以聞已而
吏部尚書兼修國史樓鑰等請施行如章詔曰
可後以誣史未正復進言其畧謂前日史官徒
以權臣風旨刊舊史焚元藁略無留難今日史
官雖以詔旨再三莫有旣然奮直筆者何小人
敢於爲惡而謂之君子者顧不能勇於爲善耶
聞者愧之其後玉牒日曆所卒以重修龍飛事

寶進呈因公請也是年冬贈忠定太師封沂國
公而除公丞戎監明年丞太府二年除祕書郎
辭弗許四年遷著作佐郎充省試參詳官兼權
考功郎官請外知江州六年提舉江西常平兼
權隆興府及帥漕司事除轉運判官仍兼帥事
七年以兵部郎中召尋改司封皆固辭遂直祕
閣知靜江府廣西經畧安撫明年直寶謨閣主
管亳州明道官初忠定公旣以文學致大名而
其平生盛節標表一世者蓋進則盡言於朝而
天下稱其忠退則推上之恩以及人而天下誦

其仁出入三朝直道自持未嘗少貶以求合而天下服其正此三者忠定之所以為忠定者也而公皆有志焉其在朝時嘗因閔雨求言公上封事大畧謂今日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人才國之元氣而忠鯁擯廢之士死者未盡省錄存者未悉褒揚言論國之風采其間輸忠亡隱有所規益者豈惟獎激弗加蓋亦罕見施用輸安取容無所建明者豈惟黜罰弗及或乃遂階通顯至若勉聖學以廣聰明教儲貳以固根本戒宰輔大臣同寅盡瘁以濟艱難責侍從臺諫

思職盡規以宣雍蔽防左右近習竊弄之漸察女效儉餘黨窺伺之萌皆狼狽為上言之後因班對又深陳紀綱法令玩弛之弊雖其齒朝之日淺而位不得以言然苟可以效其忠者無不盡也其令南昌奉行荒政所活甚眾江人歲苦和糴公之為守也疏于朝永蠲之且轉糴旁郡穀別廩以儲為儉歲備至于今賴焉瑞昌民負茶引錢新舊繁積為緡者十七萬有奇皆不能償死則以責其子若孫猶弗貸會新券行視舊償幾倍蕤公嘆曰負茶之民愈困矣亟為白之朝

乞許以新券一償舊券二有旨從之蓋受賜者千餘家縣刻石以紀其事忠定之漕江西也嘗有御札令察州郡之受輸苛取者忠定推行惟謹及公繼掌漕事即摹淳熙詔旨下諸州令上體阜陵德意而先行於豫章以倡帥之減斛面之贏輕折納之價許民自執槩量輸者常私其餘以出豫章為江西都會四方賓旅之有事於其土者不絕不幸疾病則惻然無所歸忠定之為漕也捐私錢百餘萬創養濟院俾病有得藥與食以無轉死溝壑歲久浸移為它用公至討

尋脩復立規約數十條以愈疾之多寡為賞罰棄兒於道者亦收鞠之四邑社倉久弊訪其利病而更張之田里始被實惠桂之屬邑十地肥硤畧等而陽朔修仁荔蒲之賦獨倍焉自張宣公奏減之餘人猶以為病公請再加蠲減詔遽損有差三縣民立祠以頌公德至於以節用之贏代編昨逋賦在隆興為緡錢二萬餘靜江亦萬餘苟可以厚其民者無不至也為館職時同列有欲以要路相汲引者公巽謝不敢常退而喟然曰是豈知我者耶戚里有願納交者數遣

人遊說弗答會祠事職掌相比又欲親公公肅
然自將不踰階而揖也後寅緣求見終弗內時
其亡而謝之始有旨擢永壽監公白宰相願處
其冢下者在朝垂三載而請郡以十數嘗曰欲
去者如撼兒齒久當自脫矣後以名曹召公語
人曰朝家委使雖遐陬僻嶠不敢辭唯真之朝
行則非所安耳在桂期年若不及蒲歲則改為幾年凶聞尤
力卒奉明道祠以歸觀公之才非不足以用世
而其志又非忘世者顧於各位爵秩若將澆焉
豈以素履難堅完榮涂多澠汨寧舍彼以取此

耶然則士之控搏寵利若不可一日使去已者
其眡公何如也公之學得於家庭而成於師友
以不欺為立心之本思過為進德之方其所居
常揭以自警言自公之大父慶國公至誠力踐以
篤行稱至忠定公服行尤謹閨門之內敬順休
洽士大夫之言家法者宗焉公天性篤孝其居
忠定喪月餘始食食小祥始茹果實終喪不飲
酒食肉比御猶弗入者又之內行飭備宗族視
以為槩法其在郡國以勸學毓材為首務於九
江則新濂溪祠又為書堂以處學者求周氏後

之幼慧者三人廩而教之豫章東湖近歲助立書院公至增葺其未備又為選堂長生員置書史豐廩給茹所以經紀濂溪者所至講求公私利疚汲汲如理家事在九江脩陂塘以廣漑灌凡數千所城堞樓觀皆繕治一新始至桂林屬瓊守非人激黎峒之變公劾去之改辟能者代其任羣蠻相率聽命邊徼用寧有羅篁峒者仍歲寇鈔為暴蓋省民何嚮父子陰誘導之公捐金繒付小校使執紼以來寘之法因嚴民夷交通之禁使邊民相什伍寇至則鳴鼓召衆先後

掩擊俘獲者賞不至者有懲先是部內郡邑有警輒移統府兵戍之在宜州者百人古縣半之公謂根本單虛非所以窒姦萌廼於其地各置兵如戍兵之數而斂戍者以歸邕為邊州重害地自狄武襄平儂賊所以設扞防者甚至歲久漫弛而溪峒日疆公朝夕以為憂亟條上其議若調守辟屬益兵完城等數事朝廷頗采其言然未及盡用也峒酋何元龍死公命以其地分給子弟與它族之無繼者馬政積壞尋其穴根剔治之歲省緡錢數萬而所得又皆良駟馬士

丁役使亡藝一切禁戒以絕公所泣率簡燕游
削問遺未嘗自顧其私故歛弗及民而蓄積以
裕其見於試用者如此倘天假之年而盡其用
所立可勝計耶公之卒實嘉定十二年五月十
一日享年六十母徐氏封孺人贈齊國夫人初
娶周氏蚤卒贈宜人繼室劉氏樞密忠肅公之
女忠肅公之薨也屬朱文公為擇所歸既而以
歸公賢明正淑先公十九年卒贈宜人七子長
必頽早墮世科嘗宰建之崇安有異政今為某
官次某官皆以次叙四女長適某官餘以次叙某年某月

某日必愿等奉公合葬于雕窠二夫人之兆先
期來告曰先君與公昔同三館既有連且相
好也敢援是以銘文為請予方執喪未暇也自
是四五年間必願之請紮至念昔與公從容著
庭間又當世事公毅然之色偉然之論有既乎
余衷者由今思之僅若信宿而公之墓木鬱乎
其成陰矣烏乎哀哉廬山李公燔寔狀公行其
言可信不誣今刻其要著于篇世系源流已見
於忠定之誌者不復載其銘曰

弗競而趨

獨勇於止

其位雖痺

所立則偉

烏乎賢哉

真忠定之子

葉安仁墓誌銘

昔余為泉山守同僚之賢有數人焉昭武李公
晦建安葉子是其尤也公晦學邃而氣平本經
術明世用事之大者余必咨而後行子是堅疆
有特操介直弗顧私遇事亡難意處劇亡勸容
兀它人之所不能為與所不敢為者必以屬之
二君勁易不同而同歸于是予既深賴其物二
君亦相得甚歡然余於子是獨憂其太剛不可

以耦俗故嘗為詩以贈欲其歛鋒鏑收光芒而
進其德於中和之地君既去泉而蹇于仕越若
千年廼得知饒之安仁則其為政一出於寬平

藹然有儒者氣象居常語人曰

先善而後利此
先敬而後刑此

吾所聞於真公者也吾其敢違耶觀君於予言
不忘如此其志于善可知矣於為政後先知所
決擇如此其進德之勇又可知矣夫自昔以人
材為難予於一州得尤賢者二人其喜幸矚望
之何如也然不數年而公晦歿又數年而子是
歿子是之仲子蓋皆于李氏者也前為婦翁求

銘而未及作今又為其父求銘焉嗚呼予其可
辭耶子是名湜世為建望族曾王父某王父某
父某朝散大夫知某州贈中大夫母張氏繼鄭
氏吳氏張氏皆贈令人君鄭出也自兒時氣槩
超邁見者異之以父任調邵州新化簿遭母喪
服闋後江淮宣司辟以論軍事不合去尉贛之
寧都有劇賊數十人深入廣右為虺已乃易服
遁歸君庶知其根冗一日盡縛之法當得改秩
賞君曰此吾職也何賞為則以白于府于臺不
願賞刑獄使者王侯泠然嘉之上其事于朝詔

特改承事郎丞泉之惠安會子守郡引之以自
助明年海盜壬人犯州境殺邏卒勢張甚予合
官民兵捕逐之顧督捕者難其人君奮然請行
時劉夫人方薨卧弗顧也居數日禽其酋餘鳥
驚獸散君猶督舟師遽出境乃還至家而幼子
夫矣予列上其功不報以宣義郎知贛縣部使
者迎拒君不許上郡守柴公中行猶曲留之至
為辨數于朝然無及也既至安仁一以平時所
得於師友者施之政其視鴈鷺行常正色如鐵
不少假借至進士民語之則如家人婦子相爾

汝俾得盡所欲言慮民之淹于訟也日惟退食
少休兩造至庭一見即決亡所宿淹者吏以故
不得邀昧請雖負者亦心服無對辭邑有田訟
更數令不得辨枉直君一見詰問具得其情不
浹旬以決縣人駭嘆稱為神明有重囚繫縣獄
根連十餘家淹延且半歲君始至知為黠胥罔
利計疏其事臺府盡釋之皆歡呼騰踊以去賦
歛務在寬民非甚稽考不督責前令自課以數
萬計郡弗察顧迫君以償君曰吾亡它繆巧其
能者窒決漏節浮冗而已姑盡吾所能以應否

則去之符移雖日急每反復銀扣與覓其期以
紓民必得請乃已番俗雜吳楚之舊春夏疫作
率惟巫是聽雖骨肉絕不相往來君為文鐫曉
選醫往抵隨其證以療或扶病來告則親問而
藥之貧不能自給者賙以錢若粟所全活甚衆
其大者如是至若蠲里正之擾罷科糴之害與
凡剔吏蠹蘇民瘼者不可殫書然君猶以為未
足方將勅杜倉建義庠置安樂院使凶荒有備
善良有教罷癘殘疾者有歸條書置定而君病
矣既棘猶諄諄若夢中語曰某事畢矣某事未

也蓋勤民不忘以至于死云時寶慶三年某月
某日也寓士湯君仲能往哭其喪見邑之人多
痛悼至流涕云者又聞其家緡錢不滿數十棺
衾久而始具歸行田壟間雖羌僮牧夫亦戚嗟
如出一口歷叙其事以謂近於古之所謂循吏
者仲能名巾信義士其言確訥不誣故予劄而
著之然不能盡紀也世遠道散為政者芻狗其
人鬼魅其俗以為非嚴法峻刑不能服而朝夕
所治者敲朴以聚財而已其聞義利先後之說
鮮不姍笑以為闊迂而君用之於治邑不期年

間其效章灼若是然則謂古道不可行於今斯
民不可以理義化其又果然歟仲能又言君壯
歲遊文公朱先生之門得以直養氣之說故其
為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每自謂平生與賓客
言者皆可以語妻子吁君之所為挺然自立者
其不以有本故歟君生於乾道戊子享年五十
九積階承議郎賜五品服妣鄭氏繼劉氏兵部
郎中炳之女又繼亦其季皆封孺人子果來桌
榘女適進士翁德廣采鄉貢進士郎前所謂壻
李氏者從公晦問學得其指歸方進而未已也

諸子以三年其月日葬君城南鐵獅峰下銘曰

匪利之征

而義之管

匪躬之憂

而民之寧

嗟君此心

可質幽明

我為斯銘

百世是徵

譙駿撰墓誌銘

故右文殿修撰譙公諱令憲字景源端良平實
之君子也嘉定初為寮于宗正寺見其后安弗
競靜嘿少言而於進退去就間堅決亡疑貳心
竊敬之及使江東公又適司臬事時歲大旱蝗
予與提舉常平李公道傳方豫圖所以為荒政

備者而朝廷下公建請數事大抵皆不謀而合
三人者相與戮力推行聖天子德意而公講畫
尤精密竟事民得無流亡頓晤以死蓋公力為
多後數年來漕吾閩所以愛其人者如江東之
人閩嘗饑且疫其拯之之力又如拯江東之饑
也不幸勤瘁致疾歿于建之漕臺予往哭之其
孤習拜且泣以乞銘為言既又狀其行來請彌
力予其可辭謹按譙氏故蜀人唐末有徙于青
之益都者遂為望族公之曾大父某贈太師崇
公妣率氏魯国夫人大父某贈太師鄭公妣郭

氏楚國夫人崇公以上猶青人也鄭公遭靖康之難間關南渡靡有定止至公皇考某以靖共恪實事光宗皇帝于春官紹熙中為利州觀察使知閣門事始錫第行都贈太師魏公妣杜氏亦贈魏國夫人魏公三子伯曰令雍檢校少保保成軍節度使公其季也始魏公官于莆一時儒先多在魏公編登其門公年甚少已知尊前輩慕正學而杜夫人以經史課督率至夜分以故器業夙成甫冠入大學遂登淳熙十一年第孝宗覽公所對策問誰氏子大臣以魏公對上喜曰熙載可謂有子矣魏公時在班列亟拜舞謝庭下薦紳榮之調仙遊尉妻獲盜如律當賞訖不自言再調淮東安撫司屬官歲大饑帥誘公行賑卹事賴以全活者甚衆用薦者改秩知錢塘縣未上罹魏公戚終喪知衡山縣始至顧風俗悍甚學政壞士不知鄉方則為闢縣庠益其廩嚴課試之瀆使相懋以學兩造在廷率翫曲鐫曉其以骨肉訟者為陳至恩天誼且引咎自剋責聞者多釋然謝過以去慶元五年入主管官告院遷司農簿諸王宮教授兼吳益王府

教授公言中興雖初學宮然無齋舍以居無廩給以養課試之法不立行藝之習亡聞非所以隆宗支厚化本先朝廷臣有請倣郡學灑置生員及職事者有請擇閒曠地建學宮而給田充餼者乞令宗正司折衷以聞時雖未及用其後嘉定中別置宗學如公言遷太府丞知江州郡境產占穀而總領所以粳為賦人病之公請隨所宜輸納以便民又論茶引錢之害甚悉江民多貧少根著值水旱則捐貲產轉徙它郡有耕其棄田者有司又繩以盜種法由是告訟紛然

公請弛其禁惟責以輸租爭者遂息居養院久圯公命徙置城此一新之廢婦孤兒別為屋以處括絕產置儻舍斂其租入以給之寒而薪死而芻皆定條畫為久遠計故其法迄今不廢開禧初召對論差役等六弊請去之以蘇民除都官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官論謫降之官遇赦許所屬申明移放奏牘乘上朝廷下之憲部率沮抑不行至有數更需省弗獲自便者願下本部自今奏行赦令務從寬厚以稱國家矜恤之意兼侍左郎官遷檢詳樞密院諸房

文字奏乞命沿江諸軍修戰艦肄舟師以壯大江形勢遷右司郎官時陳自強尸宰枋事多諉成胥吏椽屬具員而已公循守理法不少倚違其間一日有公事令吏諭旨求撥筆公不可尋除軍器監名遷實抑之也久之除大理少卿韓侂胄誅天子更新政令公言為政不難惟至公無私然後可以服天下欲明賞罰當自公鄉大夫始欲守法度當自朝廷始欲惜名器當自近臣始欲節浮費當自內庭始欲抑僥倖當自左右近習始屬記中外臣工言事公又歷陳十弊

大畧欲絕內降勵廉耻黜冒濫損泛恩裁宮掖亡益之費省近習戚屬之錫予其言確切達大体多見施行時方論權臣伎黨事多下廷尉治公持議平更數獄無一橫及者嘉定元年遷宗正少卿兼史職初侂胄顓朝權自謂上之立有定策功史官爭承迎書初元事皆失實公前因對請刊正誣史及是又言玉牒紀大政而內禪一節顓歸功權臣非所以視萬世臣謹條其繆妄隨事辨正目曰甲寅玉牒辨誣願下本所命官攷詳釐正從之特又議函侂胄首以遺虜人

公言姦臣誤國自我誅之於虜何與今衆賢登
用綱紀日張措置得宜彼自心服若不顧事體
是非但務姑息以悅其意則彼將謂我為無人
萬一復有難後之請何以待之願令職事官雜
議及訪問制閫大臣不報以直顯謨閣知婺州
值旱禱而雨差後又弊為正詭隱明板籍定其
所當田先後者人以不爭提點浙東刑獄奏請立
居養安濟法以活惇嫠又言茶鹽法至嚴而行
之未嘗不濟以寬今州縣間行法多刻已忘失國
家本意願詔有司申嚴之無提舉常平越之蕭

山諸暨上虞皆大水公親循行田野見老穉相
扶攜丐于路者以萬計顧常平見儲亡幾唯朝
廷椿管和糴米萬石在公謂民病已亟不當拘
常文竢報可廼先便宜發廩平諸邑以糴又出
義倉錢五千緡以予貧民然後白于朝請專輒
糴未幾易糴為濟且轉旁郡義倉米萬七千石
以賑之其蠲閣減免多不竢請輒行版曹雖鑄
詰弗顧也進直寶文閣江東運副辭弗就得奉
玉局祠八年提點江東刑獄時建康諸郡不雨
自三月至于六月田高下皆失種繼以蝗孽遠

近蕭然粟直驟踴公慮荒政之行州縣徒具文
少實請以附近郡分委漕憲常平司督察之詔
從其請公領饒信南康三郡自是申請無虛月
大者如發藏粟禁遏糴弛貧民逋賦報皆施行
如章時朝廷捐錢粟僧牒以給本道者凡六七
十萬公以所得下三郡析民戶為五等其能自
食者糶之孤獨癯老廢疾者計口以給其諭富
民出粟必溫詞厚禮樂應命者饋遺獎激之甚
吝者揭其名通衢曰不義戶毋得與善良茲番
陽人蔡允成家非甚裕能出廩歲以惠其鄉公
請官之以示風勸織采條畫蓋不可勝紀是歲
江左之民獲全者數百萬聖朝之澤與天無極
矣無權都大鑄錢司兼饒州明年進龍圖閣因
任循行至信上有重囚當論者十二人公察其
情可宥悉以次未減時方小旱因決而雨信人
相謂曰此提刑兩也初開禧中有旨令江西轉
運司括在官若廢絕寺觀田賜興國軍之瑞慶
宮官吏急於奉承往往妄奪民產自洪之分武
寧與興國之通山失業者亡慮數百家爭鬪驩
然至有殺人縱火者守令諸司多請復以還民

而道流巽訟第已朝廷為下鄰路屬公乎決公
具論本官豪奪為非是且曰今既還民矣復奪
以予之是啓無窮之爭也始道流有所挾而至
意公必稟聽公笑曰吾所知者理爾去就利害
奚其卹尋三上歸田請陞祕閣修撰奉明道祠
十四年起為福建運判始至蠲屬州增鹽等錢
為緡者十四萬一千有奇俄兼建寧府時三山
延平諸郡饑疫並作公賑卹備至閩人咏歌之
及民病少紓公已屬疾矣嘗謂一日在告則一
日曠官既棘猶自力治事遺訓子孫以仁恕為

心力行好事勿為刻薄壞吾家法卒之夕實具十
五年十月八日年六十有八詔 今職名致仕
官至中大夫封益都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
袋十七年某月某日窆于餘杭縣金車山之原
恭人陳氏祔陳氏先公歿十八年矣一子習嘗
以春秋薦漕舉今為文林郎新處州慶元丞二
女廸功郎李仁用王仍其壻也孫爰將仕郎公
事親孝居喪執禮無違與少保公處壯老怡怡
猶一日平生刻厲清白豪髮不可汙冲澹寡欲
自奉如山林處士性不嗜殺嘗欲刊石以戒後

人曰戕一物命非吾子孫每謂士大夫持論當
近厚為政當及物以位為樂不足言矣故歷官
所至以寬惠得民九江彭蠡之人思公尤刊平
居不事小察而虚心鑑物情偽莫能逃饒大家
汪氏子遭屠裂以死莫知主名有親屬來愬于
庭公熟視之曰此即殺人者也寘之獄果引服
吏民駭嘆稱為神明於書無不覽觀雖釋老方
外之學亦研究歸趣有遺文五十卷藏于家公
之行事可紀者尚多顧非大體所繫予嘗以出
處本末求之知公之為君子是則宜銘銘曰

爵穹祿腴人所競趨有徑可由其孰舍諸
公在慶元而不溷慶元之黨在開禧而不
染開禧之汙獨循循乎平進之軌不汲汲
乎交鶩之除去簪橐之幾何復自詭於麾
符其奉已也冰寒而雪凜其澤物也春嘘
而雨濡卒稅駕於九鄉而白首乎輶車故
蔽之曰此端良平實之君子後世當有以
知吾之非諛

趙邵武墓誌銘

慶曆中富文忠公條上河北十三策宗室子補

外官其一也時雖未及用迨神宗皇帝稽古制
法卒如公言自是二百載間英材出於帝胄者
彬彬中外至不可勝數益放邵武太守趙侯時
通者亦其人也侯字宜伯系出秦魏王曾王父
公著內殿崇班王父彥顏秉義郎贈朝請大夫
考僚夫朝請郎知廣安軍贈正奉大夫妣碩人
江氏侯自少篤志問學淳熙辛丑以取應授承
節郎添差筠州上高酒稅再添差監江州贍軍
庫潭州南嶽廟黃州酒蘄州稅遂登慶元丙辰
進士改承事郎知臨安府餘抗承禪贊縣政榮

榮有聲稱知南康軍之建昌縣建昌為江左最
劇邑賦繁訟夥裁處有法民以便安尤屬意教
養事增學廩廣弟子員北門橋路北惡為攻石
甃治以便行者新傾蓋亭以娛大賓客邑人紀
之部使合薦于朝中都貴人亦有出力推輓者
侯不樂猛進顧取鄂州分司糧料院以歸至官
邊事方急朝廷出重臣宣威調度甚夥公從容
舉職不少闕而持以才諍為吳公獮薛公叔似
所知嘉定初通判臨安府時楮弊價日損朝家
方嚴稱提之令府尹徐公邦憲欲下都城之直

使與外適均以絕姦民之牟利者侯爭曰內之
獨重不猶愈於中外俱輕乎今必若是則民間
竊窺其上以為不自貴重其削當日甚未幾果
如侯言後尹趙公師異加嚴洩錢之禁有犯者
悉錮之外寨侯又謂民愚無知情可憫手疏二
百餘輩丐原之且謂城外細民販鬻魚蝦菜果
諸物不過營求餬合邏卒利其獲亡多寡輒指
為出境錢既沒入又治臯而責之賞非所以矜
困窮并其它苛擾之狀一為尹精言之請加禁
止民賴以少寬侯又謂杭瀕海斥鹵地百姓藉

鹽以自活今犯至銖兩輒拘縻之非是請釋其
情之最輕者於是獲免者數十人後尹至挾才
多媚忌以侯遇事執議不為屈風言者詆誣之
侯坦然無戚嗟意既歸築室廬阜之陽蒔花藝
木以賦詠自娛久之得主管台州崇道觀通判
撫州守去官侯攝其事公帑物銖毫無妄取旁
郡交餽遺輒以承攝謝卻之知邵武軍凡兩陞
對所論皆當世民瘼至郡首為文諭俗戒以毋
縱酒毋尚氣毋挾兵刃又令民五家一甲甲內
有欲殺人不覺察既殺人不亟捕者皆坐之於

是以刃相戕者為少戢下車財三月小大之政
次第舉行慮民之餽偽劑也為置局以惠之慮
貧乏者之難於稱貸也為立庫以濟之學廩不
足則議買田以助其給兵弗閑於藝則時按閱
厚賞激以示之勸於是軍民胥便而侯以疾告
矣十四年七月二十有一日終于郡之正寢年
六十一官朝散大夫娶寶謨閣待制李公景和
之女封宜人子若采某官女若善適某官曾穎
茂若柔先卒侯天資負孝友每以祿養不及母為
終天悲歲時展省坐擁裴回弗忍去正奉公歿
所當得貲產皆捐以予諸弟雖遺澤亦義遜亡
靳容居官廉白自好壻李氏時得倉田二頃其
後歷官以卒無大增益云予少出入李公之門
知侯本末甚悉若采以是年閏十二月甲申葬
侯于星水縣長文鄉而使來謁銘銘曰

士莫病於無仁心尤莫病於無仁術懿哉
趙侯貌欵平實天府片言而解繫者百數
樵川三月而懷恩者千室惜眉壽之弗遐
曾未究其什一黎仙之陽厥壤惟吉我為
斯銘昭揭白日

徐濟叔墓誌銘

寶慶二年六月朔予故人徐君濟叔以公江制
置司機宜文字卒于官君諱叔川世為西安人
贈光祿大夫潛曾大考也徽猷閣直學士贈少
師嘉大考也提舉湖南常平贈金紫光祿大夫
忠考也妣曰楊氏通義郡夫人自少師暨君第
大常者三世矣慶元紀元龍集執徐君策名之
歲也嚴州建德簿池州銅陵丞又丞常德之龍
陽知泉州晉江縣事主管東嶽廟江西安撫司
機宜文字辟松江制置司機宜文字者君仕之
所歷也階止朝散郎壽六十嗚呼是可哀也君
始娶建安侍郎袁公樞女繼王氏皆封安人子
卿貴先卒卿月將以三年某月甲子葬君而西
山真其為之銘銘曰

維徐之先寔出栢翳抑抑偃王服仁行義
太未之里其廟渠渠王之子孫亦盛于衢
犖犖垂師沈雄而毅抗節昕庭狡虜奪氣
肆其嗣人克世厥家維濟叔君易直以蘇
為簿若丞敏以就事振饑于池孔德且惠
維南有邦壤鉅物殷宰字匪良俗頌以呻

予忝摩符君縮銅墨戮力一心卹彼轄阨
邑有訟獄君理其平里有孝弟君揚其馨
春蠶茲群克來自荒衣園蠶毒風腥跳梁莫制
瑣瑣蝦蛭敢為鯢鯨是剪是夷海波以澄
予寔何能賴衆籌畫糾合兵民君與有力
既事之平思弭後虞君靡憚勞躬走海隅
寶蓋之山法石之浦嚴嚴新營聚厥虓虎
君於是邑勩于百為民既小瘳而疾棄之
得請奉祠于東嶽岱守復留之以訖三載
委綬而歸嘯咏家山有林者梅婆娑其間
婉婉幙謀于洪于鄂闡制兵籌是咨是度
迺侍糗糒廼肆師徒云胡弗淑奄忽以徂
囊無留錢楮弗再襲翠柳之行人為掩泣
龍丘之原寔曰西金琢石饒辭用詔求今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五

墓誌銘

少保成國趙正惠公墓誌銘

嘉定五年九月戊寅日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
同三司致仕趙公薨有司以遺奏聞上震悼不
御朝二日詔贈少保追封成國公太常考功行
謚曰正惠某嘗執筆太史獲觀先朝故事益我
祖宗以來優禮近屬凡隱卒崇終之典祗庶姓
皆有加然考其所以易名者則與外朝公卿異
非恭榮康僖則脩簡靖裕而已豈皇族不皆任

以事其賢不暴於衆人耳目邪抑雖多賢而其
德與才卓然可與元老鉅臣參時錯立者亦不
多有也故皇族之謚忠則僅有正則絕無近時
丞相忠定公益得於僅有而少保正惠公則得
於絕無者也亦可謂哀榮之尤者矣忠定公嘗
秉大政決大策功名之盛霆震電耀而正惠公
陳力于外曾未及正廟堂運樞極不獲盡其尤於
天下然士大夫以其存否為世重輕者蓋五嶽
四鎮初不見其有運動之迹於天地間大施行
大變化若不相涉而屏蔽風氣吐內雲霧蓋亦

天地之所倚以立者要不可徒論其跡也然則
正惠公之薨而聞之者莫不出涕以悲其有以
哉公以淳熙丁未進士調福州司戶參軍用薦
者陞後政郎監行在草料場江南東路轉運司
幹辦公事又用薦者改宣教郎通判太平州知
饒州直秘閣提舉江西常平茶鹽事進直學士
閣提點本路刑獄公事未上改轉運判官以官
糴如旨陞一秩仍減磨勘攝安撫使尋除秘閣
修撰正為安撫使無漕事進龍圖閣待制知平
江府以治行進煥章閣直學士居有頃以顯謨

閣直學士知太平州以疾丐祠官除端明殿學士提舉隆興府至隆萬壽宮告老拜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公性簡重不妄言笑自少勇于學以遠大自期初為戶掾即采古歷代與先朝名公之有惠愛及民者輯為編書置左右朝夕觀焉以自程府帥趙忠定公每委以事度可必盡力度不可必盡言忠定公薦其才後帥林公枏疆毅難犯獨為公降色辭其後提點刑獄辛公弃疾攝帥事厲威嚴輕以文灑繩下官吏惴栗唯恐奉教條不逮得譴公終始据

正不為屈候官石門鄉田賦視它鄉特重公會郡計之贏足以當其入乃白帥奏輕之使與它鄉等其為幹官前後事兩使者一以盡誠不阿為舉職使者每欲以親民薦公公輒推與同官之賢者皆徧及乃受薦改秩佐郡郡守雅知公一郡事悉參決守不自行一事後太守至曹未相悉頗疑侵守權取郡事凡公所參決者跡之縱中經衡中締無一繆戾可指乃自咎知公晚牢城營有逃者本疆盜也捕得守銳欲斬之公亟白守於法疆盜特貸命而復逃亡七日不獲

者斬今雖疆盜非特貸命與法不相應守無以
奪逃者得不死其知饒州州民多喜訟公一見
即察其情為先諭以理後裁以法勝者悅負者
愧喜訟之俗為少衰饒為州歲入田租十二萬
皆輸大農謂之上供而官兵米月為七千石皆
取給其入之贏其後郡計日蹙民輸官租度反
上供即疆民輸錢及兵廩不繼乃糴旁郡軍人
鶴伺水涯吏乘為姦米多濕惡公皆正之俾不
復輸錢而官兵之需取之境內蓋有餘而積者
數萬石它歲饑用以振民全活甚衆諸邑積逋

一切蠲之責司輸者邑皆競輸不敢後去之日
百姓縫綵為旗以送者數十里不絕肖象于三
賢堂祠焉江西饑公為常平使者是時權臣動
兵悉以常平粟餉軍在在皆空困公丐錢于朝
為糴本而預度州縣積貯與民之不能自食者
若干官糴米以給會新城亡賴民謬曰貸糧持
挺橫甚者白書發倉亡所忌公行部且檄州縣
速振贍之母啓盜端然後檄巡尉捕首惡正其
辜部內帖息為轉運判官以所部十一州公量
不同大抵侈入而儉出乃取文思斛下諸州禁

母得增損出內以平朝廷歲糴江西米百萬曩
時官斬其價而科抑大家使先輸米乃受直于
官公先予錢後取米民以不擾帥江西會黑風
峒羅世傳寇鈔郴衡間而峒近吉之龍泉郴衡
湖南部內州而吉江西州也先是湖南曰必討
捕江西曰必誘降賊陽為聽命而首鼠顧望持
兩端公至則乞與湖南犄角致討峒中糧素乏
並峒之民陰以米資寇故賊得倭疆山谷間公
下令有以米予賊者以軍法從事賊乏食始乞
降明年夏青草峒寇作亟遣兵平之至秋李元

礪寇郴陳廷佐寇南安而黑風賊陰相連為棟
兩路兵寡弱數合戰數不利公繫疏求濟師詔
遣池州副都統許俊提兵趨龍泉公勸其持重
養威勿爭鋒會湖南使人來議夾攻郴吏何光
世能道賊恃險連衡狀且謂可以計破難以力
辟公曰即如汝所言當先誘羅世傳李元礪自
贖元礪獲則世傳孤亦可縛也二寇得陳廷佐
在吾目中矣汝能往說世傳使自歸否光世曰
能即以光世送許俊乃以緡錢二萬犒其軍越
二日詔公移守輔郡公抗疏乞留討賊不許而

是冬峒寇次第平悉如公言其在平江覈財用
出入而削九浮費亡藝者郡多舞文吏公至未
及歲苗孳髮擲官寺以清其為太平州則股折
帛價使輕蠲權酷額使少曰吾知其厲民久矣
公在平江已病至是病益侵繁章馬閒天子猶
惜公去得請未行遂薨于州以七年五月壬申
葬于平江府吳縣穹窿山之原享年五十有八
公諱希懌字叔和藝祖皇帝元子燕王德昭八
世孫也曾祖子堅故左班駁直贈太子少保曾
祖妣周氏贈永國夫人祖伯仁故武翼郎贈太

子少傅祖妣周氏贈榮國夫人繼張氏贈中國
夫人考師虔故保義郎系贈太子少師妣林氏
系贈昌國夫人少師四子公其仲也配洪氏惠
國夫人子男三人與哲承務郎簽善建康軍節
度判官廳公事登辛未進士第與勲與篋並國
子監進士女三人未行公慈愛寬和出於天性
自少傳以來樂善好義至公而彌篤志所欲為
不問力之不足力所可為不計家之不足也任
料場時門官物故貧且無子公為率同官辦後
事遣以歸得節過家悉奉餘以振親舊凡內外

族媼昏嫁之不及時者每任為己責其貧不能
自存或喪不能舉佐之不遺餘力益皆發於惻
隱之心而非有所為而為之也居官廉介自持
惜官物如己物自奉儉質一裘不易至十餘年
食不兼饌內無聲色不喜珍玩自小官以至通
顯如一日不知而見之者以為寒士也喜讀上
蔡謝公論語說有會心處故於處已接物優游
和平而不犯燕居家庭未嘗厲色辭而桀庶整
整兄弟間交愛備至擇士之賢者與子弟處讀
書為文躬自督課以故諸子皆斲然自立遂世

其科公與人交誠以尺每自謂見人為善雖疎
亦親如察其非正雖鄰弗覲所至究心民事日
常五鼓興冠服拜家廟即出視事終日不倦嘗
言韓忠獻動業若位可謂盛矣猶躬簿書之勞
以為俸人萬錢不敢自服吾復何德遽求安佚
或兩暘少愆即容色愀然飲膳為減江西旱公
儔于麻姑山焚香既退盛服假寐若見雲氣蜿
蜒如龍自神所而并遂大雨人謂精誠所召云
政事本於明恕而不為姑息體國憂民一心奉
拳勤勞盡瘁以至成疾其在當塗病中猶躬行

勸課綜理細務秋大閑自力而起曰國之重事不可不覲也捐館前三日尚涉筆書判病函邵葉不肯服曰吾蒙上恩至此年將六矣死復何憾無一語及其私將薨之冬有大星隕于郡西十里外嗚呼跡公行事所謂正且惠者非邪始公在閩受知於忠近公忠定既以謫死讒波滔天士大夫能詆忠近為不忠者漣相囁進用一時知名士坐黨論斥遂亡虛日九權臣意指所鄉誰敢違者公獨薦忠定之子今江西漕宗憲曰此賢相子也舉天下之禍福不足以動其中

而易其所守非正能如是乎昔周有公旦公奭以同姓之親股肱王室後世所仰慕者莫先焉維忠定公戮力國事庶幾寧正惠平生每以前哲自勵而用不克究中道以歿君子惜之然其仁足以庇民生忠足以利社稷遺愛餘烈久而見思雖周人之拾其棠曾不是過故公之告老綸言褒錫稱其有召公分陝之風馬維聖天子知公之深生則寄以藩維沒則寵以節惠揚休千載為宋名臣宜有聲詩銘著盛德其孤以命某不得辭銘曰

天右我宋

子孫千億

有拔其群

如旦如爽

忠定之忠

正惠之正

它人所難

矧曰同姓

三百年間

維二宗臣

曰正曰忠

餘莫與倫

抑抑成公

天賦全德

如玉之溫

如弦之直

望其容貌

山澤之臞

觀其被服

環渚之儒

孰知其力

可與任重

見義直前

賁育非勇

天子曰喜

此予宗英

玉節薨符

回方是營

番川之陽

大江之滸

穆然祥風

膏以時雨

有制于嶠

既暴且狂

公如不聞

徐阨其亢

皇堂三吳

地大物衆

坐鎮如山

聲氣弗動

天子曰噫

母久煩公

往莅姑孰

其寧厥躬

公拜稽首

官有常職

奉日万錢

臣敢弗力

民雖有瘼

公則已卒

維其真心

之死靡悔

大星西流

當宁震驚

愍冊誅章

極其哀榮

謂仁必壽

胡止六喪

百世之名

則如皦日

蘇東坡集卷之四十五

穹窿之栢

為今其棠

勿翦勿摧

正惠所藏

國子監主簿李公墓誌銘

上更化改元之八年春洎夏不兩詔中外薦紳
言天下事國子錄三山李公讀詔慨然即日條
六事以獻其一謂臣觀今日之忠大抵忠厚變
於刻深老成奪於新銳公言鬱於偏是遠謀沮
於近功循習成風恬不自覺追勒編竄先朝所
以處巨姦今州縣吏小有註設輒從重典故候
宿將宣勤守禦不無尺寸功一旦以財物失陷

朋女峻罰知之者以為當罪不知者以為寡自顧
下寬大書滌除苛習母以小愆傳重比母以一
眚弃前功其二謂鐵錢輕而兩淮之貧民怨鹽
法變而江滸之富民怨新楮之令嚴而天下之
以胥怨又言安邊一司提領非人為民鉅害願
損其額削厚歛之無名者還薄錄之非辜者其
三謂胡上賜厖所以優戚里之恩而用功大繁
闢地太廣中宮知民疾苦本以節儉輔聖德陰
鄧懿親制節謹度人所共知不當以是累其美
其四謂宣政間道教興行至有號為文真者當

時以為金戎猾夏之兆比年此風復熾六蕃有
徒出入遂嚴恬弗呵禁甚者凌轢官府關節通
行黃冠之後陰恬其勢豪奪民田官吏相視雖
號為有風力者亦閣筆而莫敢決願以宣政為
鑒嚴左道之禁杜私謁之門則宮闈肅官府正
矣其五謂苞苴之行賦昔雖曰小異然將佐陞
差以締結游揚而得守牧論薦以寅緣挾持而
取是示賄尔又天府帑藏大半耗於供餽諸軍
亦然是以州郡不免侵漁主將易至掊剋槌剥
之慘怨咨生焉願詔大臣戒敕中外勵清白之

操杜賄賂之源庶幾寬民力弭矣怨其六謂讒
說巧言虐周不免特貴吾無可乘之間爾禍漢
者江充禍唐者李輔國然使武帝明皇本無隙
可投彼亦何所肆其巧哉願銷讒言固邦本實
宗社無彊之休時上封事者以千百數其言貌
激切至為中外傳誦者財十餘人而公與焉未
幾奏事殿中又言宮僚之謹東所以輔成儲德
今主鬯元良令聞日新僚屬勸講義理日益然
端人正士進見之時寡而便嬖執御親昵之時
多市井富民稍有寅緣皆得竄名補授且彼非

素知書者而使日娛左右臣未見其益又言太尉古三公官間者貴戚未聞有橫草勞輒實右階極品非所以勸有功者又謂宦寺與政事內帑付私人非我朝令典聞者壯之公名冲字衡鄉世儒家自其諸父迂仲先生某與其子北海先生某皆以經行為學者師公少從父兄間磨礪灌漫齟負日宏晚試南宮有司得其所賦駭喜以為有制誥體擢真上游知公者謂其詞深絕人而已平居接物和氣薰然與人語若不出諸口見者又不過以樂易君子目之迨其奉明

詔對清光論奏偉然雖宿以剛鯁名者有弗逮然後知公之所蘊蓋有未易准者公慶元五年進士為汀州司戶參軍浙東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辟淮東幕府今四川制置使侍郎崔公與之薦于朝故端明殿學士李公大性又以公應詔大臣得其箴邊十議嘉之遂擢錄國子越二年始遷本監薄曰外未獲而公病矣以其年某月某日終于臨安年六十有八公之先自固始入閩為候官人曾祖某祖某其官父某贈某官娶張氏封某實同縣某人之女有賢行後公

二年卒以其月某日合葬于某山某原二子曰
遇國子生曰某登其年第今為南雄州教授皆
雋異不羣人謂公為有後云銘曰

嘿于庭誼于朋夫誰弗能平居訥然有疏
萬言維公之賢晚官于朝僅再遷獨抱姪
節歸其全勒銘斯石意載傳

監車輅院詹君景憲誌銘

慶元五年先皇帝始臨軒策天下士吾建之擢
第者十有四人焉崇安詹君景憲其一也景憲
於時年甫三十餘儀觀偉然器質方重入謂且

將遠到者既而得清江戶曹掾以歸明年與予
會富沙富沙之別財十四五年而一時同登之
士或在或亡人事之變有不可勝窮者景憲亦
以訃聞矣嗚呼惜哉景憲雖不幸不究其志以
終有子樞能世其學自予執親喪詣余西山之
麓及是再至三至焉其講明踐履必欲以聖賢
為指歸非它學者比也予方悼景憲之無年而
幸其有子樞又以銘墓為請予尚奚辭景憲名
淵姓詹氏其先有自固始入閩者至武夷之下
居焉遂為崇安人曾大父城大父恪贈承事郎

父冲通直郎致仕賜緋魚袋世以德誼著于其鄉景憲少時奮然以學自力既壯從文公朱先生游得脩己治人之大致故其仕也孜孜所職唯恐後焉眠早掾飢亢極勞瘁江右俗囂於訟案牘在官有數十年不決者景憲一閱皆得其情凡所予奪人無異論部使者知其材檄致幕府於是環十一州之民求質於有司者必請以屬君曰寧為戶曹非不願它官直也秩滿用薦者循儒林郎授國子監書庫官書庫列屬成均舊為儲材地蓋朝廷有知景憲者將以是用君而親歿矣服除差監車輅院猶前志也未上而景憲終焉嗚呼以景憲之材且賢使之得志以有行澤之加於物也必矣而官不出七階年止五十八其不謂之命邪景憲常以博學宏詞試于春官既中選而以嫌黜遂弃去不復為獨取河洛數君子與文公之書以授樞曰此為學之本也吾不能教汝汝其從有道者切磋講究以卒成吾志樞拜受命不敢忘遂以其學講於節齋蔡氏昆弟蔡氏蓋文公之高第弟子也景憲初葬於天然山寶慶元年十二月壬寅改窆于

周溪之原景憲為人溫良汎愛其於鄉鄰之誼
尤致其篤歲小不登輒出藏粟下其估以惠困
窮它有緩急盡力赴之如已忻感故里聞之人
稱思至今然在景憲特為細事獨其教子不及
汲於世俗之所驚焉而以明善誠身為歸此在今
人罕有及之者然則余之銘景憲者豈以其私
也哉銘曰

科級為重軒裳為寵此今學者所共道德
為腴仁義為車此今學者所迂嗟吾景憲
與俗殊嗜取其所迂以迪厥子古學弗講

紛紛為人揭銘斯立維以昭君子之心

林夫人墓誌銘

雅州太守陳公雄之夫人林氏諱區善長溪儒
家女父簡能工辭章不幸隱約死歸陳氏又儒
家也兩家世相承以詩書為奩橐禮義為簪裾
夫人習而安焉自其幼考妣歿少長喟然曰吾
不及事吾父母矣有王母在吾其可不以事父
母者事之乎既嫁舅姑亦先歿則又喟然曰吾
不及生事吾舅姑矣春秋瀕繁之薦其可不躬
致其潔乎於是兩氏之族屬莫不以孝稱夫人

雅州季父死諸孤惇然有淪落憂夫人收其子
教之若已子嫁其女使得所後嫺舊急難至脫
笄解髻亡恠色雅州令萬載時有同僚甫至而
喪明里之誅負者靡至僚之妻莫知所處間獨
涕泣為夫人言夫人曰吾夫視若夫昆弟也吾
視若姊姒也孰有姊姒之急而勿恤乎哉吾雖
貧有嫁時之裝在吾其為若償之卒捐其此其弗
靳嗚呼世之士以學自名平居論說辨利義其
若析毫芒至其處辭受臨取予所較僅一絲粟
低徊顧眄有莫能自決者蓋意為主而志不立

故義弗勝而利行焉心術之微匪剛與明未易
自克而夫人能之其可不謂賢乎雅州歿門戶
衰夫人亡隕獲意嘗顧三子曰汝家自先世來
無以此貴稱者然繇唐迄今數百年詩書之澤不
斬而父玉璽自將所以為後人計者甚薄然百
善生於儉約衆慝源於奢放而父之道汝政不
薄也夫人之識及此非賢而能之乎予觀二南
之世禮教脩明於上當時婦人女子所易往往
後世學士大夫所難詩人羨之無後辭也秦漢
以下教弛俗衰幽閨一女子稍能自整飭彤史

輒夸而傳之况如夫人者豈易得耶予素厚其子無競故聞夫人事甚悉無競與弟無斁皆夫人出力學能文辭而無斁先夫人二十日卒女一適某官趙某無競居喪甚貧然親故賻贈一不受曰夫人遺訓也夫人用其夫奏得初封卒時年七十有五寶慶辛亥正月某日也其葬以某年某月某日銘曰

蒼山嶺峴兮清流鬱盤歸後夫君兮萬世之安

宋故鄉貢進士黃君墓誌銘

始予考大比試于三山得閩邑人黃仲玉文卷於繁百人中獨平澹有理趣曰是必佳士既訖事人為予言此城東黃氏子其家以長者名數世矣明年予入連帥幙府仲玉升堂拜予親自是日與之游見其眎詹瞭然襟抱豁然聞人善不翅如在已親若故有窶貧者賙之無不至鄰里有疾苟力所可拯雖貧賤困篤必以身親之與人謀忠而盡於是知君不惟文藝可觀而行誼之美益稱其為長者家也又明年予遂登朝閩之士病於計偕之貧狹也凡能操觚吮墨者

鮮不奔走求糒於四方予官中都八年力能為
君營一試而君俛首鄉貢真寧數不利未嘗肯予
謁又以知君於得喪澹然有君子之風也君自
少銳于學晚益喟然以未聞道為憂日以論孟
自課既又博觀先賢遺言左右探索意有所得
輒欣然忘食至朱文公端莊存養之說嘿契于
心大書座右隅以自警勉齊黃公幹文公之高第
弟子也君驟後之游請所未悟黃公亟稱之謂
其可與適道者又益知君不以行義自多而用
力於學必求詣其極而後止也未幾得疾坐嘉

定十二年七月甲寅終於家年僅五十有一方
屬纊時命取新衣易之家人環侍君正襟肅容
呼其子曰養吾疾者莫若子婦人退又曰我死
謹毋用浮圖法不然是使我不得正其終也嗚
呼非賢而能之乎或曰以君之材而不仕以死
為可悼也予曰仲玉之所憾豈此耶古之君子
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豈為利祿計哉曾子曰而
今而後予知免夫子張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
吾今日其庶幾乎夫全而歸之乃可言免無愧
而死乃可言終士之終身問學求如是而已曾

子躬三省於前而悟一貫於後蓋信乎其免矣
子張之仁有所未足其於終也果能無憾乎然
則以仲玉之賢而死於布衣仲玉不恨也進道
方勤而命弗淑君子蓋深惜之君名振龍仲玉
字也其先自固始入閩五世祖庸輕財樂施長
者之稱自是始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雖潛閔
不耀克以厚德世其家妣潘氏有賢行子二人
曰朴大學生曰格業進士是年某月日葬君于
橫嶼之原予知仲玉者故為之銘曰

昔未識子

子文我評

及既識子

我懷子傾

今者柰何

子藏校銘

執筆慨然

我涕子零

嗚呼傷哉

朝請郎通判平江府事包君墓誌銘

君名履常字適可姓包氏孝肅公七世孫也者
肅世家合肥曾孫莘徙永嘉之雁池是為君四
世祖祖汝嘉又徙樂清之柳市其居城之西洋
則自君始孝肅以清節直道為昭陵名臣後稍
不振至君少入太學登淳熙八年進士乙科人
謂且大包氏矣平生力學有得於絜矩之一言
故其教授盱江眎士之無所乎館也則首闢講

堂既又闢諸齋增處坐徒至五六十人其在豫
章亦然御書閣久圯白于郡一新之隣壤之士
亦相與負爰從君游弟子自盜幾數百其宰吉
之吉水眎民之病在於土瘠賦重則為均稅之
弗均者而更新其版籍使吏蠹亡所容歲艱食
為請粟于常平使者振業之又請于州蠲其賦
民貧不能輸者約縣計代其輸時稱提措幣之
令下郡欲因以為功奉行亟疾其它縣惕息應
令亡敢後君於其間獨務為安靖以便民郡文
書朝夕下君弗為動幕府有移書鐫請者君報

之曰某書生知奉法循理而已寧忤上官以譴
去不敢苟隨也未幾守以煩擾罷人始服君精
識賦粟故即縣以輸會安撫使領州下令俾改
輸于郡民病之君力爭至數四事為之止縣有
五都各結義丁自衛時黑風群盜方熾郡將提
兵致討檄縣發義丁為掎角助君曰義丁為鄉
井設耳驅之以嬰劇盜猶羊禦狼也則移書具
言所以不可之狀激再下君執如初事亦為中
止縣之俗素徂于訟少不得志則徧走諸臺或
請懲其尤者君曰吾之於事求其是而已縣而

是臺猶懸也非是可使民有寃乎由是邑人察君之心卒亦無反訟者昔子貢問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夫不以所惡者加人而以所欲者及人此所謂絜矩之道也絜者何以此度彼之謂也大學之義不明汲汲自謀者知有我而已物己之室雖剝民之廬弗問也泰已之欲雖脫民之膚弗恤也以君之學其能卓然有見如此使得位焉而盡行所志則功利之及物其可勝旣邪君之始仕得寧海尉後嘗分教金陵皆以內艱不及上晚得倅吳門又不幸未至而沒其將沒也猶以學之所得者為後子言之俾勿忘其亦可哀也已君生於紹興甲戌八月二十八日其終也寔嘉定丁丑五月二十四日明年七月八日寔于瑞安縣崇泰鄉漁潭之嶼夫人高氏宣仁后族也三子志密以君致仕恩今為從事郎建陽縣尉志行志修三女承奉郎薛師憲從政郎立言老其壻也季未行君旣葬若干年而志密始以盤洲叟徐君寓所狀事實采謁銘予雖未悉君為人而惟盤洲之言可徵故予之銘而弗辭其

世系見於水心集公所為考君之誌者今不載
銘曰

蓄之裕狹其施嗇諸躬後之誌

通判廣州吳君墓誌銘

君名懿德字夏卿予之母黨也嘉定中教授古
英州州闕守連帥楊公長孺命公攝焉予自泉
山遺之書勉以四事曰清心潔已奉法愛民君
不以為迂既力行之又播之歌詩楊公與部使
者以下屬和者甚衆大抵謂君能不負予言後
十餘載君知玉山縣去予居財數舍洽聲日聞

不幸甫滿歲以讒去官未幾得邑廣之新會曼
不幸甫滿歲遇疾以終孤友直奉極來歸過予
里吊哭外問在南時行事顛末直泣曰有尚
書崔公所述在出以示予其畧曰君之來古岡
也縣無心官又弊端如毛民徂于訟吏贖于貨
賄且瀕海盜多弗可制君自力不辟寒暑事亡
細鉅必親允罷行賾理當否往時新令至延里戶
有給由錢受訴煤有醋息錢君一切罷去凡仕
族之流寓與悖獨顛連而亡告者稟其食春賦
貧人錢粟夏則和藥施之雖溝澮亦時濟治其

誠於為民皆此類君素守廉介歷官三十稔求
田問舍不少槩諸心忍死一貧雖帝號弗之卹
將沒前二日書之冊曰平生薄宦其受凍飢一
介弗取一毫不欺此其絕筆也君始至桐晉刺
史吳公于縣之東將以勸來者君既歿邑人謂
其清白可尚遂配祠焉此皆崔公所叙云爾自
古者銘鼎之制變而為碑碣誄狀繇一命以上
苟絲粟可記必託之文以傳其弊也有葩華而
亡根實惟有德君子其言如金石然後可信弗
誣若崔公者非所謂有德者邪予嘗評當世蕪

節士以崔楊二公為稱首君之攝守也楊公許
之其宰邑也崔公又許之是豈苟然者邪士生
死窮達有定命雖不幸不遇以死而幸獲知於
當世之賢一賢者之譽與百庸人之毀其榮辱
為如何聞黯於一時而昭白於後世其重輕為
如何嗚呼君其亡憾也已君世家處之慶元曾
祖某祖某父某承務郎君嘉泰二年進士主汀
州蓮城簿復州錄事參軍遂分教于英換尚書
左銓歷二邑辟通判廣州而君不及拜矣年六
十二以紹定元年十月日卒官止奉議郎娶某

氏先君若干年卒于友直交恭友諒皆能世其
學三年八月壬午葬君竹林山之原銘曰

越嶺喪清兮濁世之常會泉一酌兮千載
猶香君胡為兮獨脩食萬鐘可有兮此不
易得後有考兮砥斯石

仙都大夫李君墓誌銘

始予在三山聞同年李肖望友人黃仲玉皆號
為長者家仲玉居城東其五世祖以寬屋樂施
予得是名閭里間肖望之先亦然二家故媿戚
也李氏世為儒至肖望始起蒿萊列紳笏視秩

尚書郎以終仲玉雖老于布衣有子曰朴遂由
膠庠冠天下士天之報施善人亦不誣已仲玉
之歿也予銘之越十餘年而肖望歿李氏又以
為請賦其狀則仲玉子廷魁之所為也予之善
肖望如善仲玉銘其可辭肖望名起渭其先唐
刺史頻遺愛在建既歿民奉嘗之後其胄裔派
居于福為某縣人有諱堯者始以長者稱堯生
寔寔生邦直邦直生暢暢生鈞九五世矣而長
者之稱如一於是肖望生焉考君嘗自言吾家
世種德會當有興者故以起巖名其長子次郎

肖望也肖望幼苦學夜不解帶旦不類水者數
年十一能屬文逾冠入太學未幾擢慶元五年
第後六載伯氏亦繼登焉迨肖望陞朝考君系
贈朝散大夫母王氏封宜人肖望之仕也歷澧
州戶曹教授辰州安豐令就知縣事其為人沈
靖端肅平居不苟發一言至分義所當為無劇
易必盡力廼止辰故夜郎國士弗嫺文執博士
舍距學遠師弟子不相親肖望斥校士所得合
俸餘更納之始朝夕與士接安豐地極邊時兵
革甫息四野多遺骸肖望行營高燥地使墜之

招輯流民來歸者日相踵茅欄竹屋易以瓦木
地主力不給者官與為之聽民輸餽直以居繇
是并邑寢還其舊歲當郊奉常符下共鹿腊肖
望念民罷未盡紓則以詩諷于朝之知己者事
得寢縣故無城軍興時守寓治焉畚土為郭草
創甚然卒賴以完至是復頽圯肖望請自力興
築兵民之即事者稟食有差冬而作泊春而息
農無違時役不告病越三年城成部使者帥守
繼以聞詔改宣教郎仍領邑先時戍卒散處編
氓間人病其擾至是昉為新營軍民不相雜咸

便安之會朝命糴粟實邊肖望深懲科配諸弊
行以不擾未幾邊儲告實益出公錢市其贏豫
為振卹備明年大旱蝗為糴粟之所十有二以
便民又貸賈人金使四出招糴訖事得無殍死
自旁郡流離來者亦賴以全會新太守至入吏
言常賦外徵求甚急肖望力爭數四佛守意遂
曰崇道祠官以歸浮寄僧藍朝饘莫粥澹如也
後數歲築屋城東時時召親友舉觴賦詠或道
古今談性命以為樂改奉仙都祠紹定三年閏
二月始屬疾顧家人曰死生夜旦爾何但為以

正大忠孝四言勸其子俾有立三月甲午正襟
危坐而逝年五十九官朝奉大夫肖望性至孝
始居考君喪年尚少毀瘠幾骨立及母夫人終
塋老矣悲慕不減少時人以為難嘗校士靖州
靖守方湜民為兵雖仕族不免肖望為歌詩以
諷守媿而止將終前一日聞鄰境民戕於盜屍
沉蔽江為書白府帥勾掩藏之其辭酸楚甚不
果上嗚呼肖望之所存如此其不謂之長者邪
迹其家世以種德澤物為心顧所施不出州里
至肖望推達之稍宏矣而功利又不過一縣君

子惜之然士之奮窮約躋貴盛者不少波流滔
滔易以溺人私欲弘而德義少往往反媿其先
是軒冕之華不若布常之陋肖望之仕雖不大
烜赫於時然終其身不失長者家瀟灑是可書也
已妣某氏封宜人子文叔將仕郎方叔受遺澤
肖望平生蓋著撰有易說中庸大學要語春秋
集解諷諭詩時政書與雜論著合百餘卷藏於
家方疾棘時文叔自都還未至婦某氏乃股肉
粥而進人謂肖望之道行於家雖女子亦知孝
云銘曰

越城東南山陽山忽蒼泉悠長仙都君此其
藏世長者名芬薌嗟後人無或忘

夫人蔡氏墓誌銘

夫人蔡氏故朝請大夫直敷文閣淮南轉運副
使劉公諱彥融之婦奉直大夫知吉州諱萬樞
之配今朝散郎知邵武軍兼福建路招捕使司
參議官遂之母系封太令人年七十嘉定十六
年十二月壬午歿于當塗縣舍明年二月壬申
合葬于金壇縣西五十里白水塘吉州使君之
兆遂等屬余銘其墓時方誅罪湘閩弗克為旣

而歸卧故山衰病連歲又未克為紹定三年遂
守樵川明年以擅誅劇賊自劾于朝凶罷去則
以書來諭曰遂之母弃諸孤九年矣而墓道至
今亡辭以刻今將歸觀松楸苟不得銘何以慰
吾母於地下敢拜手請予於是矍然曰此某之
臯也退而閱其事狀則丹陽劉公宰所纂卷次劉
公天下士也其於夫人言行反復咏嘆以為世
所甚難者豈夸也哉蓋夫人莆田忠惠家女曾
大考曰家宣德郎於忠惠為第大考曰覲承務
郎當崇觀間父子相戒以勿仕士高仰之考曰

擢朝奉大夫知梅州始自莆徙蘇常之境以居
紹興中佐使者行經界法人賴其利至今夫人
性篤孝六歲居梅州喪摧毀如成人事母沈夫
人動靜必偕及歸夫家時舅姑皆先歿歲時薦
饗事細大必親遇諱日必戚以是終其身平居
無戲言情色坐不傾倚行不踐闕自奉菲甚服
飾少珍異輒櫛而箴之至常所服御雖故弊弗
之弃曰死必以附我使君好仁而篤於義凡內
外親之孤且窮者收卹之其可教者館師以授
之業女不能適人者予之資令無失時夫人奉

承惟謹敷文之伯父禮部公有女老而嫠使君
迎寘之家夫人以婦禮事之迄其終不懈使君
之元配曰范氏夫人實為繼室而拊其二子若
已生女長無以嫁夫人傾奩以嫁若是者蓋不
可殫書使君有友曰趙君善擇清介亮直夫人
常以過從䟽數驗使君之德進否每二君相與
款密夫人喜見顏色曰度平其納夫子於善而
儆其失也否則歔然以為憂諸子幼時夫人夜
課誦讀苟未精熟夫人亦不寢所取師友必四
方文學行誼士膳飲皆親胥且逐年十四與江

東薦書夫人無喜色既而言者繆於風聞夫人
亦不愠後二子踵世科人皆艷之言者亦媿嘆
夫人曰未也決科士之常繼是正應學耳嘗語
諸子仕以廉為本廉以儉為基及諸子志尚日
高文字日工又戒之曰母近名母弊精神於蹇
淺又曰閱人多矣昔富貴者今安在顧自立何
如耳遂始佐江淮閫畫夫人曰兵政國安危汝
其勉諸後與江東振饑夫人又曰荒政民死生
汝不可以忽遂之宰當塗也值夫人生旦自守
以下咸致賀會大水夫人蹙然曰天變如此汝

有社有民毋以吾故樂飲當塗之政如古循吏
人謂毋訓實然此不惟今女子所難雖古賢婦
猶難之也遂方妊母時乳鑿眦之曰女也吾有
術可轉女為男夫人恚曰男女定分豈智巧可
移斯言何為至於我亟白使君斥之而夫人竟
生男里人有假神祠以賈利者相扇蕩為土木
偶未閱月凡用器悉備它所興造費以千萬計
將卜日迎真梵宮儀衛率傲生者遂以女效訛亂
俗亟為書白府縣禁止之羣小私竊聚謀意夫
人可撼以福禍至有欲潛伏後園為幼恠者夫

人曰神果聰明正直豈加禍非辜不然是淫昏
之鬼爾不斥矣為遂以是勇往弗顧卒斧其像
火其器榜笞其人而土木竟不能神嗚呼學至
於知天命與鬼神之情狀極矣夫人以男女為
定分不肯試乳媪之術以僥倖萬一非知天命
者能之乎謂正直之神不妄加禍於人而淫昏
之鬼不足事非知鬼神之情狀者能之乎世衰
教熄雖號為薦紳儒者往往溺心於詭幻冀福
於冥漠以故異端熾而正德泯舉世悵悵焉莫
之適歸夫人生長閨闈未嘗從師友講問學而

見理明信道篤如使為男子任當世事則所謂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其必優為之此不惟古賢婦所難雖士君子猶難之也易以坤為妻道人知一於柔順而已先儒發之曰非健無以配乾也故古之賢婦雖以婉孌淑惠為本至其所立有烈文夫不能為者非剛與明其孰能之若夫人者非所謂剛且明者邪夫人六子曰適早逝曰逢故溧水主簿二人皆范出次即遂曰孫今為某官曰近曰選皆世其學女四人某官某官某官其壻也一出為某氏女孫六人予

與朝散君嘗僚金陵見其識高志遠有綜理事物之材而學則未已也及來樵陽當寇亂萬殷環數百里莽為蛇豕之藪人所憚行君獨匹馬西馳布宣天子德意收拾其人於流徙蕩析中近能立官府保生聚又以便宜掃除鉅盜去東南數十年禍本夫人於是乎有子矣是則宜銘銘曰

柔順以立本剛明以致用然後為婦德之全懿哉夫人其識卓然故誘之以所欲不能惑脅之以所畏不能遷人皆曰難我則

易旃彼淵可田彼陵可川我為斯銘百世
弗諼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五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六

墓誌銘

朝奉大夫賜紫金魚袋致仕滕公墓誌銘

乾道淳熙間子朱子倡道南方海內學士至者
雲集新安滕公德粹時甚少與弟德章奉其尊
君之命以書自通而謁教焉子朱子復之曰夫
學者患不知其歸趣與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
裴回岐路而不知所從入今是下既知程氏之
學不異於孔孟之傳而讀其書矣又知科舉之
奪志佛氏之殊歸皆不足事則亦循是而定取

舍焉耳復何疑而問於僕邪意者於其所欲去者未能脫然於曾中所欲就者又雜焉並進不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有茫然無得之歎耳足下誠若有志則願暫置於彼而致精於此取其一書自首至尾日之所玩不使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如是終篇而更受業焉漸涵之久心定理明將有以自得之矣論語一書聖門親切之訓程氏之教尤以是為先是下不以愚言為不信則願自此書始後數年子朱子自寓里來歸始以弟子禮

見於是得大學中庸章句而熟復焉既而往仕四明又教之以親仁擇善為講學脩身之助且曰楊敬仲呂子約沈叔晦袁和叔此四人者皆子所宜游從者也居數年子朱子於潭溪之上留止四旬問辨彌篤蓋公於師友淵源所漸如此故終身踐行不離名教之域至其用之而弗究則君子以為有命焉公名璘德粹字也世家徽之婺源考諱洙贈中奉大夫其德善族系見於子朱子之銘公少篤學誦書至丁夜弗倦游舉于鄉入太學淳熙八年中南宮第四人對策

又中乙科以恩陞首甲調鄞縣尉教授鄂州居
中奉及母令人胡氏憂外除調四川制置司幹
官用舉主更選知紹興府嵊縣簽書慶元府節
度判官主管官告院奉仙都祠通判隆興府浙
東福建帥司參議官尋得請致仕公蚤親有道
明於義利取舍之分自其初第當得教官顧俯
就一尉人謂塗轍差失公獨以近次便養為喜
雖簞楚塵埃間弗卹也余丞相將以掌故處公
議未決時韓侂胄陰操國柄或勸公一見宜可
得公曰彼以為學誣一世儒宗以邪黨錮天下

善士恨位卑不能為萬言書疏其罪顧可謂之
以干進乎卒請入蜀及自蜀還有欲引之班列
者君終不為侂胄誑復固辭故事禮部殿廡有
一在高選鮮復作縣既作縣鮮不為職事官公
獨從吏部選取郡從事以去其後倅二大府矣
不求為州而求佐帥幕其在三山也帥雅知公
將奏俾因任公曰吾年至宜去可復戀斗粟貽
俗子譏至其涖官行事則又有足稱者為尉時
嘗奉檄覈富室之訟賂遺交至卒不能毫髮汙
有疆盜剽海濱密院下其名俾迹捕公既獲其

六矣或謂賞格不滿一盞益諸公顰蹙曰陷人
大僂而以激賞安乎至獲造偽券者應格當賞
亦不請也在制府以誠實不欺事其長議多見
從後帥嚴且急公與同僚約每白事逢帥之怒
則姑歛退以待威少霽復白事多施行在剡適
歲饑民告病甚常平使者發粟振廩之公極意
奉行多所全活使者薦于朝有曰慈祥之政惠
及田里廉潔之操推重縉紳邑人以為實錄及
參議閩中有以利啖守帥而更鬻鬲鹽舊法者亭
戶舟人皆失業怨聲嘈嘈公白帥弗盡從後帥

至復力言卒還其舊乃已公既從子朱子得為
學大方異時至東嘉又從故中書舍人陳公傳
良問左氏要義陳公告語甚悉大畧謂左氏本
依經為傳縱橫上下旁行溢出皆所以解駁經
誼非自為書且告以六經之義兢業為本公佩
服焉其他與當世知名士更切磨不勝紀自少
嗜學老而弗衰在蜀得官書數千卷載與俱歸
益求平生所未見即溪東為堂貯之命曰博雅
燕居無事蚤莫繙閱閒及浮屠老子裨官小說
惟意所適竹間為亭扁以清心風日恬暢輒挾

冊相佯其間自謂如魚縱壑鳥脫籠樂不勝既
年八十以朝奉大夫致仕賜紫金魚袋考終于
家實紹定二年六月丁巳其所為文曰溪齋類
藁若干卷夫人程氏有淑行先卒贈宜人子某
夔漕貢士早世某某今某官某業進士女適進
士吳去志孫三人某某某女二人公篤厚廉直
自其所性與德章同遊師門既先後收科則以
世業盡遜二季之末仕者居鄉不以利自營不
以私事撓公府在官時袁州郡所餽別貯之及
歸里悉班諸親故之貧者一簪弗以自留族類

有喪勸其早治葬毋溺陰陽家說不能舉者助
其貲垂沒教諸子守至正以奉天道其可謂俛
焉孳孳斃而後已者矣自淳熙後義理之學日
明然士多假竊形似皴弄筆舌間弗身踐也公
初為論語說于朱子善之因謂為學以變化氣
質為功而不在於多立說公為懼然自是不敢
輕論著終其身嗚呼觀于朱子之所以教與膝
公之所以學則士之有志於道者當知用力之
地矣公之葬以六月庚申里曰瑞亭地曰井塢
後五載予始為之銘

銘曰

維古之學

必貴躬履

世習漫訛

廼事口耳

辨河說鈴

紛焉四起

回眦其人

則或可耻

猗歟滕公

克佩師指

不譁於言

而勉諸已

我銘其藏

以詔學子

南昌丞李君墓誌銘

予同年閩帥李公之子伯曰仁深李曰仁屋皆
孝敬祥順為其家鳳麟仕雖未幾而有志澤物
親仁鄉善汲汲若饑渴然其材日茂猶干雲拂

霓之幹挺拔未已見者莫不咨歎曰李公仁者

宜有子如是也紹定三年季沒常潤間訃至饒

伯傷痛甚亦遇疾以終聞者莫不駭歎曰李公

賢者天胡厄之若是邪始公赴鎮二子以仕不

獲從至是復不得與親訣公悲之深而悼之苦

也既而彊自釋曰吾上有君與親下有兵若民

一身而數責萃焉豈私哀吾子時邪且吾聞之

人生一世間若游雲旅太空爾脩短不同同歸

於盡惟有德者為不泯吾兒年弗克壽雖未及

以成德名然事吾謹事吾親尤謹推之以事長

亦然其滋官臨人亦莫不然是不謂之好德邪
吾與其為亡益之悲也曷若求世之能言者志
之以昭吾兒於不泯也於是季之銘以屬蜀丹陽
劉公宰而命其使銘其伯焉吁公之見可謂達
矣顧劉公其人某則非也將何以慰公志而洩
其悲雖然吾同年之子也誼不可辭考其狀畧
曰君字聲伯世為饒之德興人曾大父舜安迪
幼郎致仕大父勃贈中散大夫大母王氏今年
幾九十封太碩人父駿中奉大夫直煥章閣知
福州兼帥事母張氏先若干年卒贈令人君性

仁且篤自能勝衣朝夕侍重親側油油翼翼未
嘗有懈容門內事亡細鉅必盡其心曰此吾職
也公開館延賢賓客族姪狎至歲時往來問遺
率以諉君君承上接下輕重䟽數雖毫銖弗差
而尤以調窮振乏自力嘉定中用寶璽恩補將
仕郎調興國軍通山簿尉嘗田上不忍去公勉之
乃行郡守留攝事力以親命辭縣僻在萬山中
民居若晨星官宇尤圯弊百爾器用皆缺君處
之超然與客談笑輒竟夕故時米斗不百錢至
是幾數倍君奉有餘粟下其估以予民且呼市

儉可任者貨本錢使糴旁近郡至者日相踵人
賴以弗饑弓兵素不練君曰尉以弭盜為職雖
亡盜備可弛乎廼日角以戰技庸錢之贏故例
給它用君悉儲以待賞間出私帑繼之集士之
賢者于學與談義理訪闕失贄長官厚其稟稍
益市書礪石以傳永久去之日父老遮留係道
再調隆興府南昌丞未上而疾鄉先達候之正
衣冠肅之入賓退而君逝矣時七月甲辰也官
止文林郎年四十有五媿湯氏湘鄉丞暮之女
生一子椿卿將仕郎君為人開豁無城府蚤侍

公具得為政本末及在官盡瘁職業期弗辱其
親縣之九宮山有女冠憑恩倖驕恣甚方大興
土木役以氣轢齊民州縣吏惕息不敢問顧利
其賄逢迎之君一拒絕弗與通訟至連問理可
否卒退聽莫敢干嗚呼觀此一節君之仁且勇
可知蓋嘗摘詩烝民之義扁其室曰則齋以朝
夕而思焉廬山胡君泳文公朱先生之高第弟
子而父之友也君師尊之學問源流盖有自矣
既歿胡君實狀其行所謂信而有徵者某年某
月某日塋于某山某原銘曰

維民之生

有物有則

是曰天命

人所同得

曰則伊何

理之當然

毫釐有差

是悖乎天

懿哉聲伯

兢兢一心

揭于燕居

有赫其臨

為子而子

為吏而吏

維則是循

罔敢失墜

身雖有殞

其心炯焉

年雖罔壽

實歸其全

死生之常

允若夜旦

嚴嚴高堂

亦可無憾

湖南運判劉公墓誌銘

嘉定初詔以敷文閣待制致仕信安劉公頴為

尚書刑部侍郎時天子新更大化凡當世名儒

耆碩繼踵集闕連天下均望治如元祐獨公堅臥

不起抱全節以終士高仰之累贈少師龍泉葉

公適志其墓公名強學字行父實少師冢子羈

卯時王父正議授以左氏班史諸書朝夕唵諷

不去口後侍少師官長沙時張宣公尚亡恙岳

麓之教大興公往就學日與賢雋游處有嚴君

德美者嘗受學五峯先生為公言前輩師友淵

源甚悉及補國子生又盡從四方知名士觀摩

麗習聞見益洽屢上春官弗第以奏補調主清

湘簿帥王公藺檄致幙府事輒咨扣辟京西安撫司準備差遣楊尚書輔為帥充器異之改宣教郎知饒之安仁縣會邊兵失律虜騎蹂江淮間郡邑專配以應期會吏並緣為姦公獨後客辨治若無事日歲旱留刻意荒政九所以振拯者百方竟事民得亡流殍學政久弛公聞進士湯師中名聘使領袖一學月旦會講率諸生以聽繇是士知勤慕中第者相屬湯君後亦策名太常樂道不仕終其身論者偉公得人如子游之於武城也先是學不養士而歸其廩於郡公

請復焉閒則會出內裁冗濫比三歲所餘滋多乃舉以市田四百畝名貢士莊士之上南宮太學者賴以續食又以餘力繕官寺葺學宮治津梁而作放生亭于江之瀕山川之觀豁然更新矣居三年間歲大豐田里清晏飛蝗過境不入人謂美政所召云居慶國夫人楊氏憂外除辟戶部提領酒庫所主管文字勾祠便養得主管仙都觀明年少師薨外除通判臨江軍始罷權酷令民自釀輸息錢犯茶者寬其罰擢知南安軍俗故獷鷙中更陳廷佐等亂魁桀者往往得

官姦眩艷其利是歲春南康飢復歉聚為變公
至首諭大姓出粟振贍之蠲屬邑賦租以萬數
然後侈其幸亂始既者威行惠浹遂以無事公
謂周子二程子昔嘗講道斯土乃即學東偏買
地建祠率掾屬諸生薦獻如禮且刊近思錄俾
郡之士識為學大方又以貢闈隘且弊徙而大
之規摹為江嶺間最提點廣東刑獄有郡守居
臺下政苛甚亟劾去之摧鋒卒代淮甸歸道中
輒剽放公命尸數輩以徇士始識軍律改轉運
判官廣之屬縣曰懷集地與烏蠻接帥府督賦

急公移文貢請俾體名縣本意毋釀怨生事五
羊故多盜公立捕格授巡徼官盜用衰止連職
湟為郡城外有楞伽山貞女峽嘉泰中峽之東
崖震陷江流壅底舟弗通行郡為荒瘡法曹李
華有巧思且自詭疏導公知其可用命董厥事
斥錢緡六千資之不數月石之為水患者盡平
連人鑿石頌公德帥憲倉俱缺公兼綰數印剗
決沛然有餘力歲瘡且疫公分醫曹予藥垂死者
多賴以全士大夫沒南中皆賻卹使歸無寄殯
嶺外者提點湖南刑獄湘民喜鬪輕死以故重

辟多吏常勦法出之殺人者例不死公曰此東坡所謂外邀雪寃之賞內希陰德之報者豈辟以止辟之意哉諸郡以具獄上惟過誤可憫若訊鞫有疑者乃使奏讞餘悉論如律然必召掾史議反復數四無熾芥疑乃決故人自以不寃按部所過平獄犴省牒訴警吏問俗冒隆暑繇潭邵歷全永驅馳二千里乃歸人謂前所未有資興民鄧其姓者推刃同氣匿屍草野中耕者四人見之以告鄧鄧執而訟之官官加考掠民不勝痛自誣服獄上公疑之命官閱實果得其

情四人者破械而出扣頭請天曰生我者提刑也公晨出眎事首閱州縣申牘或謂非所急公曰吾欲知部內水旱盜賊刑獄爾不然吏將蒙蔽我清湘縣申粟家峒為鄰峒所屠邑人大震恐公曰此峒民自相讐殺爾置勿問已果帖然新化奉家峒其酋曰奉夢賢世與省民王布有怨會布以事來衡陽夢賢嫉其徒殺之道旁已遁去公命巡尉諭以禍福許束身自歸未幾夢賢領其徒四人請臯逵下公命鞫治寘殺人者于理迺白之朝謂夢賢世長徃峒今又挺身詣

官四人已抵罪足償死者寃乞世負盛賢一死繫
縶徃心人謂公是舉不失刑又不失恩於威懷
谿峒為得武岡卒蔣宗等倡亂某與公叶謀屬
權軍事葉莫使圖之未幾梟三人首以告一路
弭服改轉運判官以勤民致疾嘉定十七年四
月七日卒官年七十有一累階朝奉大夫夫人
李氏封安人柔明靚莊有婦道執公喪越朞亦
不起子常道某官常德某官常先某官女適某
官趙與懃進士潘自慧將仕郎王瀟與懃故正
惠公希澤子公在安仁正惠實為守嘉其政薦

之朝且請昏焉孫伯方將仕郎仲方季方汝方
一尚幼公夷澹雅靖自少師薨即息意築宦買
園築屋扁曰退庵蓋將老而休焉常誦孟子求
在我之言以之名齋當官而行無所回撓與人
言傾盡肺腑不為留藏四方書疏率手筆酬答
字畫妍勁可觀性嗜學官事暇未嘗食頃去書
尤喜賓接士尊酒流行娓娓皆文字語某之疾
臯于潭也適公來使間相過劇譚公為道疇昔
所聞於父師者窮日夜弗厭而闕其施置大抵
有所宗本非若世之任情帥意者寬近綴嚴近

刻也蓋嘗以吏師目公及塋常道等請有紀焉
輒次其事如左而系以銘其世譜見於少師誌
者今不著墓在常山縣若干里長庚之原以李
夫人祔實寶慶某年某月日銘曰

嗚呼少師事紫巖而交納湖紫巖不可見
矣得見少師猶可考中興人物之宏撫少
師又不可見矣有子如公尚庶幾識典刑
之遺餘昔語雞坡今銘馬鬣追懷曩游一
飯三咽

祕書少監直學士院徐公墓誌銘

公諱鳳字子儀姓徐氏嘉定十二年先皇帝命
給筆札于玉堂之廬時山東諸豪新有功未見
跋扈狀公言當毒所以攻疾而施之常服則元
氣必傷虎不縱之山林而豢之家遊爰將噬人
矣諸葛亮曰民困兵疲事不得息則住與行勞
費等爾今忠義之徒官供家請誠不可已盍亦
鼓舞歌動之俾常以逐北為利而不復懷巢南
之安則責望於我者輕矣否則亟行賈誼衆建
諸侯之策為置部落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
義黨與散則無邪心他所歲疋時病甚衆公之

為人凱樂和易蘭郁而玉溫見者知其將以文
字瑞朝廷也及是對出娓娓萬言其論山東事
尤中的然後知其有識治材非顓瑀鏤組織為
文人而已後六七年李全執制置使殺之又五
六年稱兵反死揚州公之言遂無不驗而公之
身已不見矣烏虜惜哉徐在浦城為著姓曾祖
某祖某父某贈宣義郎母李氏封太宜人公生
四歲知讀書七歲能屬文十四五閱古今書畧
徧十九舉于鄉明年中進士第主漳浦簿未上
服所生父奉議郎陳公駿心喪祖母何夫人年

餘八十請監南嶽廟以養何夫人卒承重服服
除教授温州溫多士為東南最而好訾議難帖
服公年甫三十餘渾然端且重善開迪不嚴而
威名卿大夫爭遣子弟從之游至它郡縣士亦
輻湊更三太守皆敬公慈湖楊公簡謂可與語
道秩滿得國子監書庫官始公試博學宏辭垂
中矣以一字疑而黜及是再試又以一事疑而
黜朝論雜然稱詘知貢舉曾公後龍帥其僚薦
于朝謂公詞精記博非作者不能及且聞其始
第再旬間局以便親養鄉黨稱孝焉文學行義

於是兩至宜被褒擢或籍記中書備異時翰墨
選明年除吏部架閣又明年除太學錄浮光虜
騎退或謂其國有內變且力弗支公因對言善
為國者不以敵至而懼敵去而喜大羊之性情
偽難測逡巡而示弱安知非見羸以誘我恭順
而請和安知非遷延以款我又論諸軍占破尅
除之弊甚悉俄遷武學博士召試除正字未幾
兼翰林權直遷校書郎又為郎祕書內直如故
自嘉定初用 阜陵故事以館職兼北門至是
凡三人矣而公於辭命最為得體上將親策士

召使視草禁中諭之曰卿訓辭溫厚宜居代言
之任公頓首謝無何以疾請主管華州雲臺觀
居數月起知荆門軍未對畱為宗正丞兼司封
郎官俄兼學士院權直遷將作少監權直院先
時乘輿出入他官攝內命者不在屬車豹尾間
至是有旨令扈從遂為故事兼尚右郎官玉牒
所檢討以父名辭改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
討又遷祕書少監以疾請外直顯謨閣知贛州
疾革請致厥事直寶文閣進一秩未拜以十七
年夏五月二十有一日終於家年四十有八官

朝散大夫有內制十卷十箴一卷文集二十卷
浦城自國初揚文公首居翰苑以文章妙天下
然同時進者不少獨公嶷然山峙自人主猶敬
憚之世之稱公不以其文而以其節公之十箴
上自人主以及宮掖下洎公鄉大夫規切畧褊
殆有志踵武前脩者顧天不假年中道以歿可
勝歎哉夫人張氏封宜人後八年卒子莘老後
事郎平江府長洲縣主簿華老國子進士夢發
鄉貢進士女嫁儒林郎邵武軍泰寧縣丞盧壯
父公之墓在墓太里池師原寶慶二年十一月

丙辰其葬日迨夫人歿舉以祔焉端平元年冬
十二月余始為之銘銘曰

璠璵質兮溫良富追琢兮辭章指鼈鼎兮
迅步發大冊兮輝煌嗟文星兮蚤墜奄莫
留兮明時之瑞黯茲土兮埋光尚精熒兮
寶氣

知慶元縣承議張公墓誌銘

昔者洙泗之教亦多術矣然綜其要歸不過曰
學以成性行以成己施之於政則以成物而已
然豈有二致哉修乎內所以應乎外也裕諸已

所以推於人也故自河南以來數君子語知必
及行論理必及事明其本之同欲學者之交勉
也若故慶元大夫承議張公者其度幾用力於
此乎公名彥清字叔澄其先自金陵徙建為浦
城人曾大考夏禹即余所傳草堂翁也大考孝
廉考宋興贈承事郎妣徐氏贈孺人公少孤力
學以辭藝四舉于鄉中紹熙元年進士第主光
澤簿教授全州丞吉之安福用薦者改秩知慶
州慶元縣以疾請主管台州崇道觀年六十四
卒于家公生紹興之季而長於乾道淳熙之間

方是時子朱子沿道東南海內學士至者雲集
公數往從之得其大指及仕光澤又與隱君子
李公呂游質疑辨惑造詣日深李公號澹軒子
朱子之交也公之學淵源蓋如此故見理明而
自信篤終其身弗畔焉見於制行則以孝友忠
信為本根潔廉勁挺為質幹親蚤歿恨養之弗
逮也不茹甘服美者終其身又兄未嫁捐所有
資之一簪不自留少從鄉先生徐君翺學徐喜
公開敏欲以子妻之未及而死公與薦富室有
將女之者公曰吾受徐公深知其忍負之邪仕

雖父家亡旬月儲歲莫負且迫里人有欲餉之者公曰得錢固所欲然非吾本心卒不受嘗被檄試士三山時偽學之論方譁同列以是發策士子希主司意爭詆訾先儒公獨取持議不阿者與其選時提刑兼帥事亦附黨論者顧謂公有守歎重之陳丞相自強嘗校文于建公其所取士也及為僚昭武老矣無刮目者公獨事之唯謹陳去而驟貴銳欲鈎致公公弗屑陳語人曰張叔澄太彊項不可收拾親故或以尤公及陳敗始歎服其施之政則自始仕以勤民為心

歲大饑郡屬公行振卹事措畫有方人賴以全活安福有廣陂溉田數萬頃中廢壞豪右私其利公請于郡而復焉扶杖躡屨往來泥濘中居半歲陂成田以常稔會峒蠻竊發燬永新蹂龍泉距縣不百里公佐其長聚兵以防蠻詞知有備引去俄傳寇且至同僚有懷印欲遁者公曰寇來否未可知吾曹一搖足亂先作矣有輿秉炬徧諭居人俾勿動而傳者果妄郡檄公行抵永新既至見饑民壘壘請加振卹未報而命公督其租公歎曰此豈催科時邪則以諭于州于

提點刑獄得勿督漕司歲糴諸郡公謂兵事未
息白使者請罷之民逋酒息錢以數十萬械繫
至死不能償又白弛其負皆見聽公之為人懇
惻明辨故志常伸於上而惠得及於下使推而
大之其澤物可稱數乎汀有疑獄屢成而屢變
公被臬司命鞠之未至一舍所微服徒行訪田
野間具得其囚負寃狀至獄破械將釋之吏爭
持不可公弗聽巡尉及初鞠官俱得失入罰則
以希賞詆公公曰吾欲雪無辜爾賞非吾志也
未幾真殺人者獲于他邑公亦絕口弗自言其
後臨川有獄久不決前鞠者既得其情囚黠甚
使者臨問則窒耳以紙陽若不聞者數問則指
其耳使者疑且怒以覆訊諉公移書郡悞俾諭
意苟活囚將薦之公平心淑問以如前鞠報囚
竟伏其辜公之治獄於宜生者生之雖官吏交
怵弗為動也宜死者寘之死雖臨之以部刺史
之威誘之以薦舉之利弗顧也使進而司天下
之平其肯翫法以殉人阿意以買寵乎晚宰慶
元甫至而目眚作然兩造在廷猶誦之至前兒
女語之人人得吐情實吏束手不能銖髮欺去

之日送者至泣車下嗚呼眡公之行與政若此
其不自學出歟然則世之以知行為異路理事
為殊方者其又可信歟惜也蓄之多而用之弗
遐故其事業僅爾然嘗考聖門之學以反諸身
為本故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
為可知也若公者能自立而有可知矣至其位
之卑而知者少此則聖賢所不能必况於公乎
由是言之公其可以亡憾公配徐氏封安人子
芸堅皆世其學女嫁進士余雅仁孫三人公之
沒實嘉定十一年正月九日以十四年十二月
葬于縣北十里致孝嶺先塋之側予之生後公
二十有一年蒙知獎辱開教極不淺猶記公未
病時飲酣激烈或歌草堂翁巖隱之詞以自侑
聞者為竦踴起立蓋一世豪士也退考其平生
踐履不失尺寸是則宜銘銘曰

志之穹氣之雄斂而歸之法度中不歎卑
不憂貧中心耿耿常在民若有為卒莫伸
吁可悲託斯文

通判和州葉氏墓誌銘

公姓葉氏諱文炳字晦叔世家河南後有以客

省使刺泉州者過浦城觀山川秀異因居焉曾
大父仲通大父顯仁當范汝為倣擾募鄉丁保
里杜人高其義父夢齡贈宣義郎公少刻意問
學再舉于鄉登淳熙甲辰第調晉江簿遲次家
居數致書請益於文公朱先生及至官文公自
漳浦還以居官臨民之法告語甚悉顏公師魯
為守事多斲之決汀漳境上豪民相為敵讎帥
趙忠定公選官撫諭衆皆憚行公獨毅然請往
既至折之以理諸豪弭伏遂以無事嘗攝獄官
有商胡坐重辟寅緣納賂以求免又攝舶屬有
海商坐罪亦以白金因公里人以求贖公一拒
絕且斥里人不復通泉多公鄉貴人州縣例承
迎不敢忤公遇事問理如何不以執故有所遷
就會詔內外從臣舉可為職事官者顏公以徐
誼陳傳良等應詔而公與焉秩滿調劍浦令改
閩縣丞未上服母孺人鄭氏喪哀毀如禮服闋
調筠州錄參獄舍故湫隘遇暑溽囚多瘞公白
郡一新之由是無病死者嘗言獄事至重當顧
理是非不敢以上官喜怒為輕重前後兩太守
寬嚴不同公砥其所偏飲助之郡政賴以平允

漳浦吏謀奪民楊氏家貲械置獄累歲弗決公一閱得其情坐吏以罪而還其貲楊氏宗子有橫取僧財俾殞非命者憑藉巨援析苟免公毅然力爭卒正其罪郡失公用器下掌吏于獄推鞠吏覘守意欲鍛成之公以迹狀未明請緩其事久之盜者得守愧謝邊事作調兵于州營卒憚行頗洶洶公諭之曰國家養養汝曹久宜奮前戮力國有厚賞何闕為今當白州優爾賞給遂聽命無敢譁改秩知仙遊縣初至決壘年滯訟於旬月間既又括廢寺田增廩以養士豫故相葉正簡公于學與蔡忠惠並祠富室有據官地及寺田築堤植榕立屋于上妨民水利者累政不能奪公以聞于部使者窮治之撤堤伐木以復灌溉為農人利至今民有陳姓者與錫匠飲博致爭匠醉夜歸踣死于道縣檄官驗其屍皆謂陳實歐之死公疑之研問數四得其情請聚官覆驗果因跌以死差役久為平民害公勸立義役均產通差有爭于進者一裁以法故例將迎工役責之僧刹公在官秋毫無所專配其潔已愛民初終一意不易與同官語每曰貪汙

自多欲尚侈始小官俸廩幾何百爾皆欲如意
不受賂安後得清心寡欲正本澄源乃吾儒功
用秩滿造朝會有旨許曾作縣人言事公條人
才臧否戰艦姦弊楮券便宜三事以獻通判和
州將之官宣義公卒居喪之明年亦以疾終寔
嘉定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年六十有七官至奉
議郎賜緋魚袋娶張氏封孺人子男三惟寅惟
清惟允孫男六回孫桂孫榮孫甫孫頴孫啓孫
皆待補太學生孫女三長適中大夫致仕楊公
圭之孫繼祖次適漕貢進士趙崇楹次未行予
之生後公二十有九年嘉泰甲子同試士三山
相與厚甚每心敬其為人及公歿惟寅請銘時
方之官泉南未及作後十有六年公始塋于登
雲里下沙驛之側惟寅又請銘適予再守泉行
有日念今不作無時作矣乃系其事而銘之

銘曰

斷也乎其誠且直也廩廩乎其廉且白也
退嘿以自將樸乎其不外飾也仕雖不逢
有可尚之德也後將考公眠此石也

朝散大夫知常德府鮑公墓誌銘

予開榜中自延平從事入連帥幙府時鮑公粹然寔掌機宜文字雖言論多與物忤實質直無他腸當官不畏疆禦而未嘗為鵝害之事予常憂其勁苦不可與世耦既而去為兩州終以落坐絀歿于家後二十有七年公之子友龍來浦城相與話疇昔回念在三山時公之爭議上官前棘棘不阿與呵斥姦黠吏奮髯裂眦氣象猶凜乎其在目也吁氣稟之性或柔或剛世無孔子退由進求之教士各以其天資從事類不能無所偏然剛者終為近仁而闡然媚世者鄉

原之行也友龍以銘請予不得辭公字醇父其先自開封徙越又徙括為龍泉人曾大考安德大考貽周俱以行稱于鄉考謙贈朝議大夫妣王氏贈宜人朝議嘗一與計偕即不事選舉退而自修于家里有訟爭縣大夫屬以平決鄉民有過不畏有司之法而畏其一言公少敏悟刻意經學踰冠入太學淳熙辛丑第進士調徽州司戶參軍先是歲受租吏因緣為欺多過取民困甚相與懇于州守以委公遂頓革前弊常平使者命覈一道儲積虛實公驅馳幾半歲盡得

其利病以聞事多施行再調汀之上杭令邑多
彊劫盜公察其故率大家為囊橐每捕獲必窮
竟根穴所在痛懲之盜為衰息士風故陋甚公
得三山老儒俾職教導士始知所以學邑有旱
溢公禱于定光佛祠輒應它日詣州州久旱父
老白守請公以禱雨立至州人歡呼稱為上杭
兩州有疑獄久不決臬使辛公弃疾語其屬曰
自入境准聞上杭令辭事盍以委諸公一閱具
得其情因以不寃橫死用舉者攻宜教郎知縣
縣服朝議府君喪弗果上服除知建平縣屬歲
饑疲精振邱邑人德之而同僚有私請不遂者
毀公于使者坐劾以免父老遞畱係道復知吉
之萬安始至為文戒吏民以遷善遠臯上下相
安牒訴日稀囹圄數空田里間無吏一迹古之
士風為江西冠獨萬安數十年無登科者公篤
意教養士之能為文者必加優獎由是競勸于
學比再歲第奉常入太學者始相踵繡衣行部
郡縣望風震竦供張爭務華侈公獨戒吏眠舊
比母輒加使者始不能無忤終以此知公及來
閩中九屬郡利若害與軍情民隱之實吏欺謾

誕罔狀必具以白帥何觀文澹薦為之朝謂公於
剔蠹去弊功為多知融州融介居群蠻中時北
邊繹騷徃寇乘間竊發距城數十里有罹其剽
焚者公嚴立賞格督兵以捕而逋逃竄逸莫得
要領徐察之乃其酋陰餌郡胥伺州家意嚮為
出沒公發其姦鋤治之寇亦隨弭諸使者舉公
治行為西廣取入對極言攝郡之弊上嘉納焉
擢知常德府湖陰俗尚妖祠用人於淫昏之鬼
蹤跡詭祕不可詰公閱他訟見民有橫死者疑
為祭鬼即命審覈伏其辜焚祠毀像由是訖息

公之在官重湖鏡清商舟安行進訟弗留吏饕
掃迹諸使者狀公治行朝廷將就畀以節而兩
臺吏憚公威嚴協力排詆竟以劾免浩然東歸
岸巾扶杖放情山水間與樵牧相爾汝十年三
續冲祐祠以某年月日卒年七十有三官朝散
大夫娶張氏先公二十四年歿贈宜人子應龍
先公卒友龍今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後龍登
龍皆進士煜出繼長女適朝散郎通判鎮江軍
府事梁正巳先卒次適成忠郎監徽州績溪縣
酒稅何處介次適進士徐安禮孫男七人女十

一人公性任真無矯飾友朋有過必直辭規切
之是非可否惟義所在貴勢不能奪為公家惜
財曰此吾民膏血吾不忍妄用卒之年十月五
日塋于福山在某鄉某里

銘曰

有苑兮佳城偃月象兮福其名公之居兮
永寧以燕以麻兮後人其興

宋集英殿修撰王公墓誌銘

首先皇帝初踐阼不自神聖虛懷任人韓侂胄
以飛曉出入禁中倚御筆從兩諫官違已者將
陰竊國柄集英殿修撰王公時為學士官深憂之
會有詔求直言亟上封事援呂公著張舜民李
光九三出臺而同列交章申救乞去力言紀綱
所係憂在社稷以冀上意寤感實紹熙甲寅冬
也侂胄自是專輒蘇師旦復以人奴儉黠之尤
狐媚取旄鉞益張皇之而韓之門熏灼矣群私
人一律附和獨公在外不馳書侂胄居中則名
不上師旦實謁侃然無所回撓及丙寅開邊公
以郎面對首陳用兵之禍有三可慮乞宣諭大
臣不宜輕舉又以不集議書詆侂胄遂撥怒群

小於是殿中侍御史徐柟上疏牽姚愈前論公
廷對扶植道學語及附趙汝愚為學官與袁燾
孫元卿以道學溺士心坐之資淺斥矣明年兵
敗獄起殛師旦竄鄧友龍侂冑又伏誅朝廷思
公言驛召入對首論人主之權莫大於自用而
亦莫難於自用所謂難於自用者以左右前後
浸潤膚受之不可隄防而非以外朝獻替繳駁
論奏之且為侵奪也小人見人主聽納之專綱
維節奏未易撓紊則亦不敢萌干請之私矣天
子憊然終不肯自用史彌遠遂以一相顛國會

不雨詔百官指陳闕失公手疏歷論時政推本
洪範僭常暘若之證數羅日愿糾合為變謂下
人謀上虜修好增弊而猶缺望謂夷狄亂華內
批數出謂左右干政諫官無故出省謂小人間
君子皆謂之僭一僭也已足以致天變而况兼
有之哉宰相職在變理陰陽而不雨久於漢法
當策免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
引王呂蔡秦覆轍為戒東宮得副本觀之且昨
舌危公公自不以為忤後張允濟以閣門宣贊
舍人兼權臨安府鈐轄公謂此細事也而用權

臣例破祖宗制不可封還詞頭先是丞相語公此中宮意公不顧丞相復詰公公正色曰宰相而逢宮禁意嚮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紀綱掃地矣數日徙起居舍人自是外補訖不復還國某嘗讀公甲寅封事及折手示已已奏藁竦然太息曰漢汲長孺本朝王元之其人也自公之言不行於慶元初故侂冑誤國而天下一壞矣嘉定後不用公言彌遠得以行其私二十六年之間斷國家元氣殆盡士大夫無復知愧耻而全人希少至于今民悴兵恣盜賊作而戎狄

侵侮天下幾於再壞端平更化明天子方聚一世之才併力作新之而如人沉痾之疾未可以一朝起也嗚呼公之言於是大驗矣公諱介字元石世家於吳後徙婺之金華曾祖矩祖敏泰州助教考嵩卿通直郎贈朝奉大夫妣杜氏贈太恭人公以紹熙庚戌龍飛進士第三人及第積階自承事郎以恩霈磨勘七轉至朝奉大夫歷任僉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入為國子錄太學博士引親嫌通判紹興府知邵武軍罷奉祠知廣德軍丁大夫公憂服除知饒州未上再入為

祕書郎度支郎官罷再奉祠江淮荆浙福建廣
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召除侍左郎官兼右
司兼太子舍人兵部郎官兼權禮部郎官國子
司業兼太子侍講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
國子祭酒充金國賀生辰接送伴使祕書監兼
太子右諭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人起居舍
人除右文殿修撰知嘉興府集英殿修撰知襄
陽府京西安撫改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以疾
奉祠遂致仕公之外賦政也以化俗興民憂貧
安富為先務於刑惟恐傷人於訟先教化而後

爭奪於賦役度不可蠲者期會於民行之備水
旱荒饑甚具雖有不為畜持大體不求顯顯名
故在廣德民得為良民士得為良士大夫公疾
闔郡為禱祠曰無使我慈父去去而人懷之其
治嘉興也如治廣德為慶元又推而大之減耗
刺折價分三等汰橫江宿皂屯駐兩指揮罷生
酒局戢豪家據海岸漁鹽之利至今為便其在
朝廷每有大議論大更革大廢黜大災異推事
建言無顧忌心在胷監惡士急急聲利嚴規矩
出入日進諸生堂上質問或造諸齋扣擊其進

否士風丕變蜀孫望之載父母萬里來受業公
廩而教之果擢上第徐邦憲周端朝公所拔取
皆為聞人在青闈專意輔導講說琅琅皇太子
聽不為疲內春坊一日督官媒氏擇配公開之
白廟堂請選之故家以正厥始嘗聞宴張燈火
上書切諫欲約宮僚分日宿直正救之又嘗為
掇伴使回奏兩國通名而本朝不通諱乞釐正
以全典禮所見淮饑民鬪盜因一一白之曰不
可使吾君不聞也其任封駁持法度抑汙吏闡
人戚邸恩倖不鮮怨又言二史不立前殿非是

某嘗聞光廟違豫久不覲重華容都人洵洵公
自雪川走書諷趙公汝愚宗臣也宜率百官守
和寧門以俟六飛之動明年率學官上疏言壽
康年七十親挈神器而授之陛下孝養可久闕
乎內涉宮壺旁斥黃門且言脫壽康鬱鬱因此
不安一負此名萬善莫贖蕭牆敵國有一不軌
扶我而來何以自解未幾重華天崩力請視斂
以為自有天地未有無主之喪者激切痛懣人
哀其言之忠又聞晉正罷相之日傅伯成既遷
之時正邪特未定公奮然兩言於上曰進退大

臣不可無辭以示天下深折陰邪窺覲之萌已而追數姚愈沈繼祖黨姦罪狀惜四給事一諫大夫以言事省去薦詹阜民李燾劉宰俱可以錄用人又稱公於賢不肖甚別白也此公之事某所見聞而縉紳間以為難能者使公仕得其時不再與權姦接迹將盡發所學以著之用有益於國豈淺淺哉可歎也已蓋公性孝忠始受學於東萊呂成公接中原文獻丹娶鄭夫人其考知樞密院益國公僑實瑁端明殿學士汪公應辰又探兩文人問學源委其本末統紀繩繩

如一貫始對大廷危言正論卑晁錯公孫洪不道而蹇蹇然有劉蕡風烈光宗覽而親擢之其間極論自古朋黨之禍引漢南北部唐牛李以擬今事勢又言人主而不尊道學士大夫而不明道學天下為諱則何以立國厥後見之言論政理皆由此其出也公事親孝大夫公嚴常遂其志杜夫人早歿公不得就養祿入輒對之流涕片房闈所有嫁二妹田廬悉遜之弟初得任子恩又官之周族黨弱困不計有無嘗欲效范文正公為義莊而未能友朋急援之不待告所

交皆吉士端人凡所汲引人不知其所自日所
行事夜則筆之於書曰將以檢身也故行誼終
始無玷公生於紹興戊寅正月以嘉定癸酉八
月卒于正寢享年五十有六初娶于氏知潭州
湘鄉縣諱汝功女也追贈恭人繼鄭氏今封令
人子男一人埜以公遺澤補將仕郎第庚辰進
士今為朝散郎知邵武軍孫一人同祖公歿之
明年塋邑之赤松鄉寶石山又十三年塋哀公
平生所為詩文奏議外制等二十五卷春秋臆
說十卷通鑑解標自魏文侯至西漢末十五卷

皆發明成公標題本意為渾尺集蓋公嘗自號
渾尺居士取后山詩雖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
意也又掇其大方為家傳傳成來西山謁其銘
其墓其嘗侍公同朝甚喜辱公之知知公之詳
埜又從余學謂余言取信來世余又何辭辭之
屬時多端乃手題家傳而先歸之後九年某入
翰林為學士始克為之銘然每嘆公由大蓬而
少宗正自西掖而右柱史其難進易退如此欲
為公與祕書監柴公中行併請于朝乞行節惠
之典狀成且上噫若公者允謂世之正人國之

名卿矣銘曰

彼婉孌輩

迫休患害

我石不轉

惟義所在

彼酣豢徒

爵祿染濡

我金不鑄

惟道與俱

權門熏灼

砥礪鋒鏑

孤忠對越

遑卹覆却

孰持宰柄

利誘衆正

危言弗避

謂有義命

直大而方

庶幾見剛

不容何病

安於淮陽

玉雪其躬

無玷始終

並游地下

東萊成公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六

